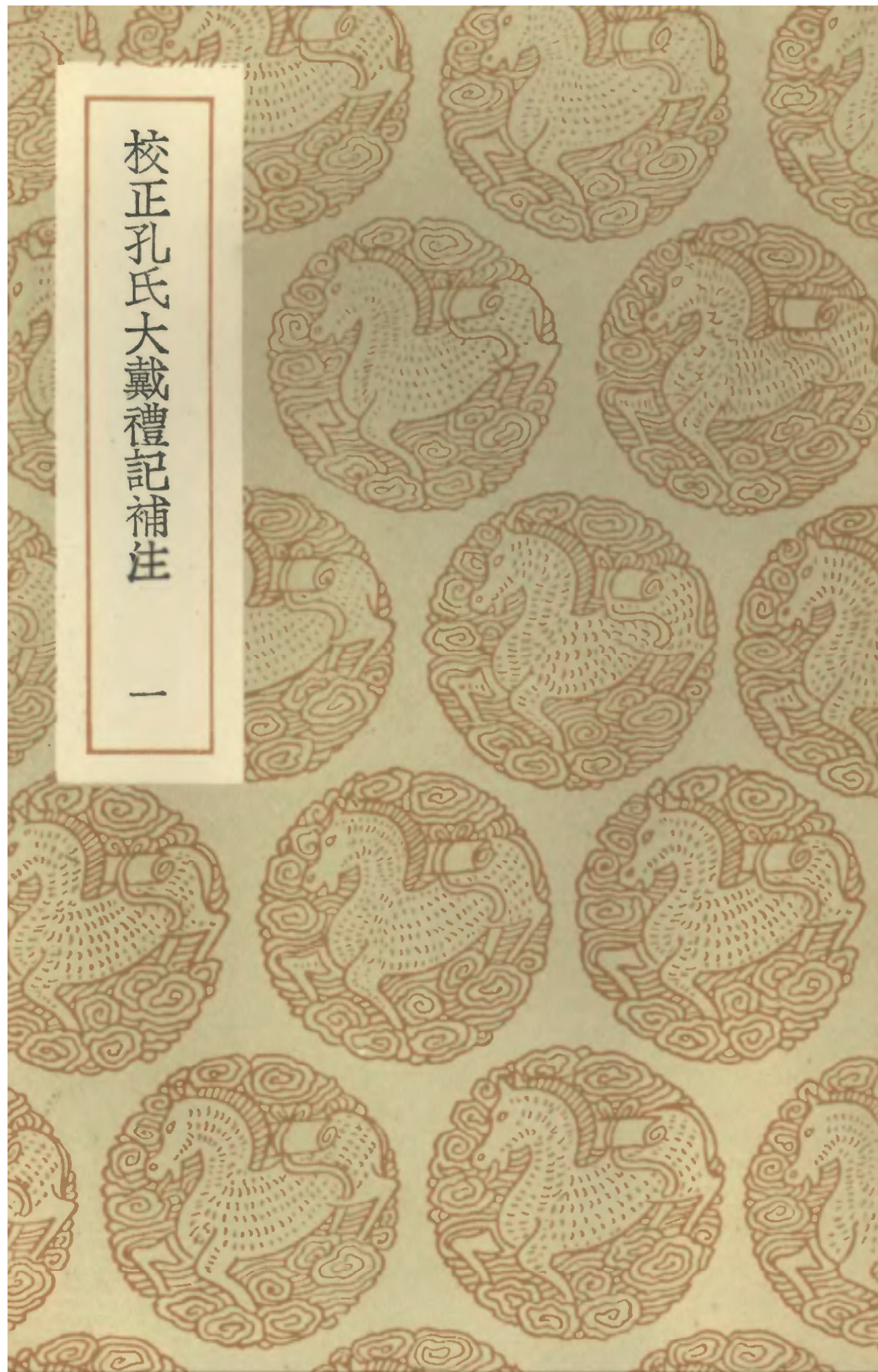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一)

王樹枏撰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敘錄

王言第三十九

孔氏據戴震校本爲說汪中校本王引之經義述聞本俱改王言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戴校本義改儀儀者義之假借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是威儀之儀正作義經典通借作儀耳家語五儀解前生篇襲此文又案孔氏作注不取家語惡其僞也而王肅所據大戴乃是魏以前本其中異文多可取證

故並出之以質世之讀是書者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自章首至莫能爲禮也家語問禮篇襲此文自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婚解襲此文

夏小正第四十七

隋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傳崧卿曰小正夏書德所撰傳耳隋志云然可謂疏矣今謂隋志所載乃小正經文若傳則載入戴禮與隋志顯爲二書但云戴德撰則大誤耳此篇夏小正下本有傳字而今本脫之高誘呂紀注引爵入於海爲蛤維入於淮爲蜃並稱傳曰郭璞爾雅注蜃蜎蜎蜎兩引夏小正傳蔡中郎集明堂月令論引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今傳無此乃是脫簡鄭康成亦引夏小正說說卽傳也漢晉時經傳別行大戴所載乃戴德所撰之傳非經也朱彝尊經義攷一百四十七自標目曰夏小正傳下言戴德撰得之凡傳中所述經文皆戴氏複舉觀傳本傳下重出經語可知非先經而後傳者也今增傳字以復戴氏之舊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高似孫子略。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日本國羣書治要。並引此篇目作修身與今本異。阮元曾子注釋曰。大戴篇目與古單行曾子本不同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西域地圖之說。本於此篇。亦即周髀日行之意。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家語弟子行篇與此篇大同小異。馬驥曰。家語實本於此。雖敷衍成文。而古意浸失。

五帝德第六十二。家語五帝德篇襲此。此篇多韻語。而家語點竄字句。皆失其韻。足徵其偽。史記說五帝與此同。索隱曰。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爲此紀。

帝繫第六十三。世本有帝繫篇。詩生民正義引大戴禮帝繫篇。謂世本文亦然。書序正義云。大戴禮出于世本。卽指帝繫及諡法等篇也。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家語問官篇襲此文。

盛德第六十六。自凡人民疾至刑罰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一段家語五刑篇襲之。自故季冬聽獄論刑者至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家語執轡篇襲之。戴校本曰。各本自明堂者以下。別爲明堂篇。據許慎五經異義。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及劉

昭注續漢志。杜佑通典。所引俱稱盛德篇。今據以訂正。仍合爲一篇。刪去明堂之目。今案盧本已合爲一篇。孔蓋從盧戴。

千乘第六十七。原作六十八。蓋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爲六十七。盧本既併明堂於盛德篇。而此仍作六十八。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盧本仍作六十九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盧本仍作七十誤。戴本汪本皆作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盧本仍作七十一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盧本仍作七十二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盧本仍作七十三誤。戴本汪本皆作七十二。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禮記雜記篇有此文。雜記較詳。

朝事第七十七。朝事下有儀字。觀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義、司儀正義引皆有儀字。王念孫曰：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文也。今增。

公冠第七十九。家語冠頌篇襲此文。說苑修文篇亦襲此文。汪曰：有經文有記文。王應麟因學紀聞曰：公符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

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本命篇襲此文。人生而不具者五一節。說苑辨物篇亦襲之。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敘錄

易本命第八十一
家語執轡
篇襲此文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一

清
王樹枏撰

王言第三十九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

各本聞作閒。汪校云：閒，馬作問。今案聞讀爲問。聞問古字通。論語公冶長篇：「聞一以知十。」釋文：「聞本或作問。」檀弓：「問喪於夫子乎？」釋文：「問本亦作聞。」荀子：「幾問篇。」不聞卽物少至。楊注曰：「聞或爲問，皆其證。」言

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無問

及於王言者，此正引起問王言之意。

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家語作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與大戴句法不同。汪本單拈一化字，較正死字大謬。

得夫子之閒也難。

戴校云：閒，古覓切。朱本、沈本訛作聞，下同。案閒讀如孟，子連得閒矣。之閒，戴校是。孔謂閒暇也，非家語作閑。

孔子曰：居，吾語女。

戴校本亦增居字。案家語亦有居字。

雖有國馬。

戴校本亦改焉爲馬。家語作雖有國之良馬。釋史正作馬。盧校亦云當作馬。

雖有博地衆民。沈本地訛作施。

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戴校本亦改地爲道。家語正作不以其道治之。足徵王肅所據本作道不作地。馬本亦作道。家語霸王上多一致字。

枉席之上還師。王念孫云。還師上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枉席之上。而言枉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枉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枉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

以懷。師與懷爲韻。枉席乎還師。即用大戴之文。案家語作則必還師枉席之上。上句作則必折衝千里之外。點竄此文。專以儷偶爲工。足徵漢以後人僞造無疑。

孔子愀然揚麋曰。太平御覽三百六十
五人事部引作眉。

政之既中。既沈本訛作不。家語
刪此句義便不完。

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戴校云。則政二字。他本作則貞。則正四字。就上文廉恥有別爲七教之一。此句乃總上文。因政譌作正。更衍則貞二字耳。今從方本汪本同陳觀樓曰。貞正與強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

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王念孫曰。此謂七教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氏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尙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

家語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今案陳王二說皆非也。正當爲上字之誤。民皆有別則貞句則上亦不勞矣。句民皆有別則貞乃總束上文下益孝下益悌七句之意。則上亦不勞矣。應上內脩七教而上不勞言。總束上敬老上順齒七句之意。非衍文也。僞家語不得其解。故妄爲刪削不足據。

教定則正矣

戴汪校本教定則本正矣。戴云朱本作則正矣。方本作本正矣。則本二字訛成一是字。今從朱本。方本合訂案。家語正作政。教定則本正矣。戴本合訂之是。今從之。

七者教之志也。

家語志作致。

而民弃惡也如灌。

王引之曰。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洗濯之去垢也。家語未寤灌爲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濯雪焉。斯爲謬矣。今案集韻盥或作灌。澡手也。卽是濯義。不必破字。

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

家語如作而。戴汪校本改而。戴云他本訛作如。由音近而訛。今從方本。盧云如卽而古通用。此書內若此者非一。孔與盧說同。

則賢者親不肖者懼。

盧戴校本亦作不肖者懼。家語作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亦有者字。

如保子之見慈母也。

盧戴並云。保卽縲字。家語作幼子。

百步而堵。

戴校云。古者以長百步闊一步爲堵。堵字當是晦字之訛。堵高一丈闊六尺。非百步也。汪本據戴說改作百步而晦。案此文有誤。宜闕疑。家語無此句。

千步而井。戴校云井九百晦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訛汪本用戴說改作方里而井案家語亦作千步而井蓋其誤久矣

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家語作三井而垆垆三而矩

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家語作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

恤行者有與亡。戴校亦改興爲與盧云興字亦衍有亡卽有無也汪校刪興字用盧說也家語作恤行者之亡

優但以補不足。戴校本亦改慢爲優今案家語作慘怛以補不足漢書東方朔傳曰長無慘怛之憂亦以慘怛連文今據改

其信可復。家語作其言可復言字是據改

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春秋冬夏四字當是注文未脫盡者後人因誤入正文宜刪

若夫暑熱凍寒。戴校本作如暑熱凍寒云如他本訛作夫今從方本盧校亦云夫當作如家語作如寒暑之必驗汪校本作如夫

遠若邇。家語作故視遠若邇

及其明德也。

某氏云服字古文作𠂔。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曰。明德之所及也。夫明德所及。不得言及其明德。可知其非矣。傳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亦由古本是。𠂔字。故誤爲及也。今案及與也。及其明德。與其明德也。

不必
破字。

此之謂也。

王念孫云。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與此文相

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今案家語作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無此之謂也四字。王說是也。據刪。

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戴汪校本亦改以爲必家語正作必。

則天下之明譽興。

戴校云。沈本作名譽。家語作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某氏云。致其征。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王

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矣。今案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並作改其政。王念孫曰。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作改其政。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據此知宋以前大戴本。皆作改其政。某說非也。汪本亦據改藝文類聚弔作率。

凡一千三百六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三百五十九字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戴校本
作五儀

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家語作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荀子作與之治國。敢問如何之邪。據大戴與家語。則荀子之邪上脫取字。

生乎今之世。荀子家語皆作生今之世。無乎字。王念孫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今據刪。

然則今夫章甫句履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荀子作然則夫章甫絢履而搢笏者。此賢乎。家語作然則章甫絢履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汪本校去今夫二字。蓋據家語。汪喜孫謂不知所據者。

陋也。今夫猶今人。鄭注曲禮。若夫以夫爲丈夫是也。王肅不得其解而妄刪。汪氏依之。非是。荀子夫上亦脫今字。此下脫皆字。宜據大戴增。

今夫端衣玄裳。此今夫二字正應上今夫。哀公以今夫問之。孔子卽以今夫答之。文義甚明。荀子家語俱脫今字。宜據大戴增。

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荀子作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家語作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食葷。楊倞曰。繞與冕同於戴。校本皆作于。

斬衰闇履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戴校本闇字從方本改。菅字是荀子家語皆作菅。汪本改飲食爲酒肉。蓋據荀子家語。

故生乎今之世。乎字衍。荀子家語皆無。王校刪。今從之。

哀公曰善。

汪校本。此下據戴說增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二十四字。汪喜孫曰。人有五義。荀子作人有五儀。此改儀爲義者。以篇題爲據也。有聖人。荀子作有大聖。此改聖人者。以篇內哀公曰敢問何如則可謂聖

人矣。孔子曰若此則可謂聖人矣。爲據也。哀公曰下荀子有敢問二字。攷是篇于士于君子則不曰敢問。于賢人于聖人則曰敢問。本無定例。故略之也。今案汪本增之是也。改大聖作聖人。蓋據家語敢問二字不宜刪。乃引起語。荀子家語皆有。家語士下有人字。

聖人下多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九字。哀公曰作公曰。蓋王肅以意增減。今校增。

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

而志不邑邑。

荀子作心不知色色。色爲邑字之誤。楊倞注。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大謬。宜據大戴改邑邑。戴云邑悒。古通用。曾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某氏云而志不邑邑。本作志不而邑邑。與上句口不能道善言一律。而卽能也。

淺人不知妄改。則與上句不倫矣。今案此而字與下句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句法正向。皆承上之辭。蓋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與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爲對文。某以口不能道善言與而志不邑邑爲對文。非是。

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

韓詩外傳。動行作動作。荀子作勤行。動行與下止立對文。勤字形誤。王念孫云荀子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韓詩外傳。正作止立。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

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

美善。必有處也。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王念孫據荀子校去下盡字。作雖不能盡善美。謂淺人依論語加之。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并四句爲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今

從王校。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荀子無三而字。言不務多二句。在行不務多二句上。

家語同。荀子而知改作智。務審之務改作三必字。此王肅意改。汪本據改爲必非也。細玩三句文義。當從荀子家語言行四句互易。方有次序。今校正。

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

荀子作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家語作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案順字宜據荀子改。謂蓋承上文言不易字也。行既由之。言既謂之。亦宜據荀子互易。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若夫。荀子家語作則若。汪本從之。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

王念孫曰。置讀爲德。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是德置古字通。今案置爲惠字之誤。買又置字之誤。皆形近致譌。惠古文

德。宜據荀子正。家語作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其字王引之改而。今從之。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

荀子作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家語作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玩荀子仁義在身。下疑有脫文。觀大戴可知。後人誤併兩句爲一句耳。不知盧本作不志誤。不

害。不知王引之謂害者患也。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己篇注並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轉。言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汪喜孫說同。蓋皆從孔注之義。今案不害之不疑衍文。仁義在己而害不知。與上文躬行忠信而心不德。下文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句法蓋一例。仁義在己而害不知者。謂行仁義不顧利害。論語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今校去不字。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

家語作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郝懿行曰：油字是孟子油油然與之偕言。無以異於凡人也。猶然即油然。

荀子楊倞注失之。王念孫云：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王引之曰：如此下亦脫則字。案王校是也。上下文如此若此下皆有則字。今據刪增。

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

盧戴校本亦增可字。今案上文可謂上俱有則字。此與下文皆無者脫也。荀子五則字俱作斯。是篇改斯爲則。不應此與下文獨刪。

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

荀子楊倞注曰：本亦身也。郝懿行曰：此說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中規矩準繩。然皆闇與理會。不假斲削而喪失其本真。所謂漸近於自然也。今案郝說是也。孔引倞注失之。

而不害於其身。

家語亦作而不傷於身。與荀子同。

躬爲匹夫而不願富。

戴校本作窮爲匹夫而願富。汪本亦改窮。今案孔本是窮。躬古通。論語鞠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可證。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廣雅羣經謹敬也。即諺語之鞠躬。

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

可謂上脫則字宜增。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

汪本據荀子校。去下然字。王校同。汪喜孫曰：不否古通。然不即然否也。今從汪校。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

荀子大辨與明察對文。辨偏也。言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此文易大辨爲配。易明察爲參。蓋亦對文。大字疑涉荀子而衍。乃刪改未淨者。太平御覽四百一人事部正引作配于天地。參于日月。無大字。

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郝懿行荀子補注曰穆穆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繆古字通純肫聲相借耳楊倞注繆當爲膠相加之貌肫與肫同雜亂之貌非是殆未攷大戴今案其字亦疑涉荀子而衍莫之能循莫之能職蓋亦對文

若天之司莫之能職。司嗣古字通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嗣職識古字亦通周禮職方氏樊榘修華嶽碑作識方氏故荀子作嗣作識郝懿行曰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繇繇相續而不可測識也今案司職皆訓主言

若天之主司萬物而人莫之能主也孔訓司爲事非郝說亦非

百姓淡然不知其善。郝懿行云荀子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今案淺然卽淡然之義不可以此而易彼戴校本據永樂大典改不知爲莫知今不從

凡六百三十九字補今校定凡六百五十五字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丘聞之也。小戴記無也字家語問禮篇同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汪本據小戴記刪明字家語作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亦無明字今從汪本

君子以此之爲尊敬。孔注從元本句末刪然字與戴校同今玩文義有然字是王引之曰然猶焉也小戴記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焉然古同聲故祭義國人稱頤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然作焉君子以此之爲尊

敬然與下文寡人願有言然皆以然字
住句家語不得其解遂妄意刪改矣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孔注從朱本然後上增夫字與戴校同盧校不增今玩然後二字與下文然後治其雕繡然後言其喪葬文意皆同不宜增夫字家語亦無今從盧本

然後言其喪葬

戴初校云喪葬別本多作算義長今聚珍本仍作葬案葬算形訛孔從元本改之是也鄭注小戴記算數也蓋沿其誤盧汪校本亦作葬

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

小戴記孔疏以即安其居句節醜其衣服句陸佃以宗族即安句其居節句今以大戴記證之即安作則安其居節作其居處則即安其居節

自爲一句不宜破讀也鄭注不釋節字而云就安其居處蓋用大戴文某氏謂小戴節爲即字之訛鄭君作注時蓋作即安其居即醜其衣服故注曰即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以一就字總釋兩即字也因即誤作節正義誤以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而有節正也之說非鄭意矣

好色無厭

王引之云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大戴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

義而妄改之今案實色聲近致訛家語作好利無厭足證古大戴本作實不作色

固臣敢無辭而對

孔注云固猶故也本鄭君固民是盡注

君臣義。戴校本亦改嚴爲義。今案嚴義形近致訛。乃淺人據孟子君臣有義改者。宜從小戴家語大婚解作君臣信。

可得而聞乎。家語亦無而字。與小戴同。

敬之至也。家語也作矣。與小戴同。矣字是。此與大昏至矣句法正相儷。據小戴改。

寡人願有言然。然字句絕。然猶焉也。王肅不得其解。遂以然字屬下讀。而言下增也字。

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家語宗廟在社稷之上。與小戴同。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鄭注小戴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皇侃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陋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蓋鄭以寡人固不固絕句。王以寡人固絕句。不固焉得聞此言。

也絕句。玩文義王注爲長。故孔注引王不引鄭。然孔引永樂大典不固作不問。則下固字似爲問字之訛。言寡人固而不問焉得聞此言也。義更優。且與下文欲問之意相應。

君何以謂已重焉。戴校本作君何謂已重焉。云何下各本多衍以字。方本無。前君何謂已重乎。亦無以字。某氏曰。此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卽已重。以已古字通。後人據小戴作已重。旁記已字因誤入正文。校者不知刪削。乃移以字於謂。

字之上。使成文理。此因誤衍而誤倒者也。今案穀梁桓三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亦無以字。家語作君何謂已重乎。與小戴同。今據戴說刪。

孔子遂有言曰。家語無有字。與小戴同。有又通字。遂有言者。遂又言也。小戴記

孔子遂言曰。至禮其政之本歟。朱子謂當在其政之本與下。

出以治直言之禮。陳澧注小戴直言。或曰當作朝廷字。

禮者政之本與。家語者亦作其與小戴同。

配以及配。家語配亦作妃。與小戴同。妃配通字。易遇其配主。釋文鄭作妃。衛風氓詩序。喪其妃偶。妃讀爲配。大雅皇矣。篇正義引某氏曰。天立厥妃。毛本妃作配。文十四年。左傳子叔姬如齊昭公。釋文云。妃本亦作配。皆其證。

君子行此三者。家語亦無子字。與小戴同。今玩上下文義。子字衍文。據小戴刪。

則愾乎天下矣。王念孫曰。家語王肅注曰。愾。滿也。愾訓爲滿。於義爲長。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猶孔子閒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也。鄭彼注曰。橫。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曰。愾。滿也。

大王之道也。戴校本作先王。今玩文義作先者義長。據改。

如此國家順矣。宜從小戴如此下增則字。義方圓。家語無與本書同。

古人爲政。盧戴校本古人作古之據改。

不有其身。盧戴校本作不能有其身。今玩上下文皆作不能。此無者脫也。據小戴增。

不過乎物。鄭注小戴云。物猶事也。疏云。過謂過誤。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義費周折。不如孔注之確。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戴校本君下增子字。以文義證之。有子字是。據小戴增。

不閉其久也。小戴脫也字。宜據增。與上句一律。且其者擬議之詞。有也字義方足。朱子曰。小戴不閉其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語。案家語竄易字句不可從。

無爲物成。宜從小戴無爲下增而字與下句一律。家語同。

寡人憇憇冥煩子識之心也。孔注引鄭君曰。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依鄭說。應曰。子心識之也。語方適不應曰子識之心也。今玩文義。冥字句絕。煩字屬下。譚說文憇。愚也。則愚字

當是古注文解憇字者。或當時校語。因誤入正文。後人相沿而不悟耳。應作寡人憇冥煩子識之心也。王肅知其故。故作家語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識之於心。語義最明。煩子識之心者。識表識謂有所標表。令異日可識知也。漢書劉向傳不可不識也。師古注曰。墓須表識。謂要言易行之道。煩子表識之於心。以爲後日勤行之地也。

是仁人之事親也。戴校本是有故字。以文義攷之。有故字是。據小戴記增。家語亦作是故。

凡一千一百一十一字補今校定凡一千一百一十二字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性之本也。

戴校本性作生。今案性生通字。孔注云性生也得之。通論曰性者生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汪本從戴校改生非。

三者偏亡無安之人。

荀子禮論篇作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三者偏亡則無安人。索隱曰鄒氏偏音遍。

諸侯不敢壞。

戴汪校同。今案史記作懷。索隱云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太祖配天而食也。又一解。王之子孫爲諸侯。不思祀其祖父。故禮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蓋與此同意。以上下文義玩之作懷字是。諸侯不敢祖天子。故曰諸侯不敢懷大夫不敢

祖諸侯。故曰大夫士有常宗。其義甚明。今孔注下句引禮大夫不敢祖諸侯。而上句反引倕注改懷爲壞。其亦不倫矣。

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

宜從荀子疊貴始二字得德古通。

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

戴校本改正爲至。今案至字是。謂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皆有立社之禮。通爲一句讀。道史記作函。索隱作略。云略音含。含謂包容。鄭誕生音徒濫反。今案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爲略者。當以導

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楊倕注荀子曰。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略耳。其說蓋出於小司馬。錢大昕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譚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譚同義。古文導與譚同。士喪禮中月而譚。古文譚作

導說文核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禪服也導與禪同則亦與覃暉通而陷又與暉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陷爲蹈之訛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念孫史記雜志曰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卽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各陷字從各得聲是各與陷古同聲故郭誕生本作陷卽各之異文也陷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陷及卽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陷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陷也各字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裴駰司馬貞音含又訓爲包容皆失之也

所以別尊卑 戴校本刪尊卑二字今玩文義有尊卑者是與上下文句法相儷上句荀子史記疊貴始二字而大戴本脫此句大戴疊尊卑二字而荀子史記脫下句荀子疊積厚二字而大戴史記脫宜據互增

宜小者小也 荀子史記句末無也字脫此與上貴始德之本也句相儷宜據大戴補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 荀子七作十楊倞注曰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今案史記正作七十字形誤

有國者事五世 荀子史記國上並有一字

待年而食者 待年宜據荀子改持手楊倞注曰持其手而食爲農工食力也待持年手皆形近致譌史記作特性亦形譌

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 宜從荀子疊積厚二字與上文一例大戴及史記皆脫戴校從大典本改光爲廣謂今案光廣同字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作廣漢書董仲舒傳高光明光大本書曾子疾病篇作高明廣人詩周頌敬之傳

周語注。竝曰光廣也。
光廣同義。故通借。

俎生魚。汪本作俎腥魚。據史記改。

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酒下宜從荀子增醴字。酒醴所以別於元酒。不宜單言酒。

貴本而親用。戴校本用下增也。字今依之。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郝懿行荀子補注曰。文理一耳。貴本則溯追上古。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

是謂大隆。荀子作是之謂大隆。

故尊之尚玄酒也。史記作故尊之尚元尊也。

俎之生魚也。汪本從荀子史記生上增尚字。案上文作俎生魚。無尚字。此三句承上文言。故無尚字。非脫也。

利爵之不卒也。戴校本亦改省爲爵。云從方本及荀子史記。王引之曰。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卽爵也。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虞本孔本徑改爲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

也。今據王說改。史記無之。
字卒。盧本從史記改。啐。

成事之俎不嘗也。
史記作成事。俎弗嘗也。

三侑之不食也。
史記侑作宥。宥與侑同。荀子作臭。郝懿行曰。臭當作侑。侑勸食也。三飯故三侑。本爲勸尸不在自食。

大昏之未發齊也。
發廢音同通用。故史記作廢。洪頤煊曰。齊當作齊。儀禮士昏禮皆振祭齊肝。宋張氏儀禮識誤引釋文齊作齊。未廢齊謂合盞卒食以前。

始卒之未小斂一也。
盧戴校本作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對云各本多脫此二字。今從方本及荀子。今依盧戴本一也。上增也字。

大路車之素幘也。
王念孫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卽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皆無車字。今從王說刪。

郊之麻冕也。
荀子作郊之麻纁也。史記作郊之麻纁。張守節曰。纁亦作冕。

喪服之先散帶。
盧戴校本帶下有也字。戴云各本多脫也字。今從方本及荀子。據增。

三年之哭不文也。
史記作三年哭之不反也。王念孫荀子雜志曰。觀楊倞注意此亦似作不反。文字疑誤。洪頤煊曰。文反皆當爲倞字之譌。孝經喪親章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倞。唐明皇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記間傳大功之喪三曲而倞。

鄭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楊倞荀子注不文謂無曲折也亦當作倞字。

一唱而三歎也。史記無也字。

縣一聲而尙拊搏。

荀子作縣一鐘尙拊之。隔。楊倞注曰或曰拊樂器名。隔擊也。郝懿行補注曰樂論篇以拊鼗與執祝柷相儷。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爲之實以糠。隔彼作鼗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類不得依此注以隔爲擊也。若長楊

賦之拊隔鳴球則又借拊隔爲憂擊。楊注爲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縣之一鐘句尙拊隔句文誤倒耳。說與孔注同。今案荀子之字衍文非誤倒也。史記正作縣一鐘尙拊隔。索隱曰隔縣鍾格也不擊其鐘而拊其格不取其聲亦實也。鄒氏隔音膊。蓋依大戴禮也。案小司馬說非也。隔膊音同。故鄒氏作膊拊搏卽書益稷之搏拊琴瑟禮明堂位之拊搏玉聲也。孔注蓋本鄭說。

其次情文迭興

戴汪校本亦改佚爲迭。今案史記索隱曰大戴禮作迭興足徵佚爲迭之誤字。

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荀子句末有也字。

四時以洽日月以明。

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應從史記荀子互易以自天地以合以下十二句皆隔句韻易之方協。

貸之則喪。

貸汪本據荀子改貳非是。貳爲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卽貳之假借。貳貸古通。易豫彖傳四時不貳。釋文京作貸。禮月令季夏之月無或差貸。呂氏春秋夏季紀作貳。貳與貳形似故貳字多譌作貳。楊倞注貳謂不一。非孔注謂貸貳字多通用亦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卷一

非。徐仙民晉二由不知貳爲貳之誤也。

凡四百五十三字 補 今校定凡
四百六十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宜據小戴記經解篇無下增所字以與下文相儗。

故婚姻之禮廢。汪本據小戴婚改昏婚俗字。

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汪本亦改禮爲徒。

禮者禁將然之前。戴本禁下有于字。孫星衍孔子集語引亦有於字。今據增。

是故法之用易見。漢書賈誼傳作法之所見。用易見宜據增所字。

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戴汪校本生作至。盧校云一本作至。至字是也。孔注仍從漢書作生。非。

爾豈顧不用哉。漢書爾作耳耳爾通字或屬上讀非也王引之經傳釋詞謂爾猶如此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果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據此則爾豈顧不用哉謂如此豈反不用哉

然如曰禮云禮云。戴注校本如改而而如古通用云下宜據漢書增者字句方足

而起敬於微眇。戴校本改敬爲教敬教形訛戴本是據改

必也使無訟乎。無漢書作毋同字

莫如安審取舍。戴汪校本安作先安先形訛先字是據改

安危之萌應於外也。漢書作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也猶矣也王引之經傳釋詞曰禮記祭義可謂能終矣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矣作也中庸民不可得而治矣孟子離婁篇矣作也古用矣也字蓋同義

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漢書作而所目使民善者或異有或字無之字

或導之以德教。漢書導作道師古注道讀導

然如湯武能廣大其德。戴汪校本改然則如爲然而然如與上文然如曰禮云禮云者一例

差若毫釐

禮記經解作差若豪釐。釋文云：豪，依字作毫。釐本又作釐。據大戴則禮記古本作毫釐。

不可不日夜明此

戴校據方本亦改。不可以爲不可不。

與器無以異

漢書無作亡同。

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

漢書無作亡。世上有於字。

民憎惡如仇讎

漢書作下憎惡之如仇讐。

是非明數大驗乎

漢書是非下有其字。

人言曰

漢書作人之言曰。

則言者莫敢妄言

盧本作則言者莫妄言。云莫妄言一作莫敢妄言。元本無敢字。戴汪校本百不從。

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戴汪校本刪子字。盧校亦云疑衍子字。今據刪正。

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

王念孫曰承讀爲拯拯謂引取之也。良六二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文拯作承云音拯救之拯莊子達生篇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作胡不引殷周秦事

以觀之是承

與引同義

凡七百八十二字

補今校定凡七百八十五字

夏小正第四十七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緹縞下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二句於篇題下金履祥通鑑前編同又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十六字亦疑此處傳文今以意補在以小著

名也下又此文皆是解夏小正三字則何以謂之小正上應有夏小正三字後人因移其次遂妄刪今補正

何以謂之爲居

盧校從傳本刪爲字戴校從方本刪爲居二字王念孫李調元本同今謂傳本是爲字衍何以謂之居與下文何以謂之雷篇題下何以謂之小正句法正同

先言遼而後言鴻鴈何也

關澹本舊注而一作如通志堂刻本何字脫文瀾閣本作先言遼而後言鴻鴈者亦脫何也二字

見遼而後數之

關本數作如洪震煊曰說文如從隨也今謂說文數計也遼者不必皆鴻鴈見遼而按候計之則知其爲鴻鴈也正與上文見鴈而後數其鄉也文意相符洪氏曲爲之說

記鴻鴈之遼也

傳本無也字今據刪李本脫記字

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遼者也。

鴻下本或有鴈字。遼下傳本衍必字。洪曰遼必往弋也。說文入部必從入從弋。弋亦聲。是必具有弋義也。鴻不必當小正之遼。必謂不定鄉值人之繳射也。今案如洪說。則正月北鄉。何以有定而

值人之繳射邪。

洪說殆不可通。

雉震响

藝文類聚二天部引作雉震鳴。太平御覽十三天部引作雷震雉鳴。段玉裁曰。古本當作雷震雉。今謂震爲雷。雉因雷震而响。故曰雉震响。震字自指雷言。不必增雷字。洪範五行傳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通氣也。歲華紀麗一引作雉晨雊。晨卽震字

之

誤

响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

秦蕙田本。孫星衍本。雷學淇本。並從宋本。傳云。關本雉震。雉震也者鳴也。大戴禮雉震响。震响也者鳴也。今依大戴增响下震响二字。蓋衍文。宜刪。汪本據經文改震也者鼓其翼也。响也

者鳴也。張爾岐說同。初學記三歲時部。引此一作响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一作雉鳴也。震鼓其翼。戴本。李本。俱依初學記。與孔本同。藝文類聚引作鷦鼓其翼也。太平御覽引亦作雉鼓其翼也。段云。依御覽類聚。當是雉也者鳴鼓其翼也。畢沅云。本或作震也者

雷也。今案或本是易震爲雷。說文。雷始動。雉乃鳴而句。其頸猶鼓其翼。蓋雉震响者。雉因雷震而响。則震字指雷而言。當作震也者雷也。响也者鼓其翼也。若非雷字。則下文雷字。唐突無根矣。

正月必雷

盧云。此下一本多雷則雉震响五字。

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

關本作雷不必聞。誤。藝文類聚引作雷不正聞。雉聞。太平御覽引作雷不必聞。雉必聞之。皆無作同者。段從御覽刪惟字。李本脫之字。

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關本作何必謂之雷。則震响相識以雷。孔從戴校以何以謂之絕句。與上文何以謂之爲居句法不一律。今謂震字衍。則字誤倒。宜作何以謂之雷。雉响則相識以雷。言雷不必聞。而謂

之雷者。雉响則

皆知爲雷也。

束其耒云爾者。

戴校本。畢本。李本。刪者字。

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關本君下有子字。耒作束。洪云古者天子公卿諸侯稱君子。月令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君子之耒之用也。今案作君子者是八月傳君子之居幽也不言。與此一例。今增耒作束誤。

初歲祭耒

劉達祿作初歲祭。無耒字。程鴻詔謂耒當爲采。讀爲榮。謂祭用菜。其菜用暢雷。謂經文無初歲祭耒句。並非。

始用暢也。

關本。傳本。朱子本。以始用暢三字。增入經文。盧本。孫本。秦本。畢本。從之。玉海引經無此句。

其曰初云爾也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

傳本與朱子本同。傳引集賢本其用作其月。關本作暢者。其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盧本。秦本作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戴校本作其曰

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李本作其曰初歲云者。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汪本作其曰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畢本。孫本作其用初云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今參校諸本。宜作其用初歲云爾者。正與上束其耒云爾者。句法相儷。用字承上用字而言。不必改曰。傳意以暢爲終歲用。而此曰始用暢。恐人不知其義也。故又申明之曰。其暢用於初歲云爾者。以暢也者。是終歲之祭。所皆用而用之。自是月始也。故曰其用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下又申釋傳始字訓。

經初字義曰初者始也。文義甚明。今訂正。

言是月之始用之也。關本無用之也三字。

或曰祭韭也。初學記二十四居處部。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六居處部。並引作祭韭園。蓋屬下讀而誤。戴校云此五字當移下條園之

燕者也。下舛誤在此。李本亦云。洪云記或說存異義也。祭韭謂祭用韭爲異於用暢。春秋繁露釋四時之祭云。春上豆

實。豆實韭也。春之始生也。孔謂記別家經文非是。

園有見韭。玉海急就章補注並脫見字。洪本孫本從其誤。

園也者。園之燕者也。傳本脫下者字。孫本同。阮元謂燕爲變字之誤。邵晉涵爾雅正義引作變。初學記引作韭。園者。園之藩者。樊藩古通。爾雅曰樊藩也。今依初學記改燕爲藩。朱駿聲讀園爲苑。或作圃。

時有俊風。太平御覽九天部俊引作俊。初學記三歲時部。歲華紀麗一引並同音借字。

大風、南風也。楊慎曰。月令東風解凍與此異。何也。曰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凍。南風時有之。非恆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占驗。歲首數日有南風。以爲大熱。其相傳也久矣。畢沅曰。俊風卽呂氏春秋所謂巨風也。高誘以爲離氣所生。凡言時有

者。皆不時有也。春日故條風至矣。二說是也。孔謂此傳似失其義。殆未之深攷歟。

何大於南風也。

戴校本於作于今謂傳皆作於不作于

合冰必於南風。

關本合冰作合水。御覽引作北風。劉本同。邵自昌曰。冰非南風不結。今時猶然。不必北風。

收必於南風。

關本收作殺。劉本同。音義之誤。

寒日滌。

玉海脫寒日二字。以滌凍塗爲句。初學記三歲時部。亦單引滌凍塗三字。誤讀破句。王引之曰。經傳無寒日連文者。日當爲曰。如爾雅粵於爰曰之曰。寒曰滌者。寒氣於是變也。今謂寒日滌者。言寒氣日變也。日字與滌連讀。傳本云舊注滌一作條。周禮

條狼氏釋文條音滌。徒歷反。通借字。

凍塗者。

傳本作凍塗也者。以上句例之。傳本是今增。

嘽鼠也。

太平御覽九百一十一獸部引作鼯鼠。嘽鼯同物。

農率均田。

說文均平偏也。均田者。平均正直之月。令孟春之月。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鄭注引此經。農率均田。證之。則均田正謂修封疆審端徑術之事。孔疏得之。但以田畯當農率爲失傳意耳。孔注均讀爲耘。非古義。

獺獸祭魚。

玉海作獺祭魚。汪本雷本從之。朱子本作獺獻魚。盧戴校本畢本李本從之。今案獻爲古文獸。見周禮庖人賓客之禽獻。注故字混也。秦蕙田曰。或疑祭魚爲獻魚之誤。考月令呂氏春秋淮南子汲冢書俱無作獻魚者。且祭與獻其義無別。孔

從傳增獸字則上
下文義皆可通矣

其必與之獸何也

舊注與疑作謂戴校謂校書者所加與謂古通與下燕乃睇傳與之穴何也之與正同

善其祭而後食之

關本善作美非十月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正與此同

謂之獸祭何也

盧戴校本畢本雷本俱作謂之獻何也下獸字亦作獻傳云大戴及關本作謂之獸何也以上文攷之當作謂之獸祭舊注一作謂之祭獸洪氏從傳本與孔同

鷹則爲鳩

禮正義云夏小正正月鷹化爲鳩五月鳩化爲鷹與今本異蓋舉其義耳

故其言之也曰則

傳本朱子本無曰字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六羽族部其亦引作具秦本洪本增曰字其仍作具

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本或作鳩而鷹非是此蓋用五月經語御覽引作鳩爲鷹而不仁故不盡其辭埤雅引作中秋鳩化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記也與傳異

農及雪澤

澤讀爲釋說文農耕也蓋耕及雪釋之時孔釋農爲農夫非畢謂農望其澤亦非

古言先服公田

盧戴校本李本改古言爲古者今謂古言宜作言古孔謂倒之是也增者字非

爲廟采也。傳本云闕本一爲廟采也。洪云此處有誤。太平御覽引爲朝采也。或闕本。廟本爲朝一本作廟。故傳注及之。邵氏爾雅正義引作爲廟薦也。誤。

鞠則見。孔從戴說以鞠讀爲噉。王引之駁之詳矣。洪云鞠讀爲虛。北陸虛。正月晨見。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徂之爲存。歟。古人本有以義相反命名者。孫云鞠虛聲近也。今謂洪說義長。雷學淇謂鞠星所在以昂見。參見例之。蓋天錢也。天錢十星。象圓而色黃。起危之三度。古無錢名。是之謂鞠。立春日入降婁之次。故鞠星旦見於晨。義或然歟。

鞠者何也。傳本者上有也字。以下文例之也。字衍。

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傳本作鞠則見也。闕本作則見也。皆誤。戴校本。李本。汪本。爾上增云字。戴云云字。各本譌在下條。蓋記時也。下今訂正。戴校是也。

初昏參中。大衍麻議引無參中二字。

蓋記時也云。盧戴校本。秦本。畢本。汪本。李本。皆刪云字。今從之。

斗柄縣在下。玉海縣作垂。傳本經文無此五字。

柳梯。朱子本。玉海本。梯作梯。孫云梯借字。梯古所無。今案說文藉從艸。梯聲。則說文必有梯字。禾部脫耳。段以梯聲乃梯聲之誤。亦以說文無梯字。臆改。

稊也者發孚也。關本無上也字。昭明文選詩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此亦無也字。諸校本皆不從。發孚、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注、並引作發葉。洪曰：孚當爲采字之誤。說文云：采，古文穗。采，孚形近，故致誤。今案釋名：甲，孚也。禮月令：鄭注：萬物皆解孚。

甲自細軋而出。孚蓋古訓。楊慎本作梯也者，矢也。與諸本異。

梅杏杔桃則華。關本杔作杔。初學記三歲時部引同。傳云：字書有杔，無杔。陸佃禮記解引作杔。爾雅：杔，山桃。與傳義合。據改杔。昭明文選詩注引：無梅杏杔三字。

緹縞。緹讀爲是。縞讀爲縞。說文：莎，縞侯也。某氏謂緹當作是。是與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畢改緹縞。

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傳本作緹縞。緹縞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云：關本作縞也者莎隨也。舊注：莎隨莎草。爾雅：縞侯莎。大戴禮：緹縞也者莎隨也。以下文及正文攷之，當作緹也者莎隨也。朱子本與傳本同。

無緹縞也者。縞字蓋用傳注說。今案爾雅釋草：莎，侯莎。其實，緹。郭注引此傳曰：莎也者莎隨。緹者其實。邢疏引此傳曰：莎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孔從注疏是也。

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傳本言縞下脫者字。緹先見作縞先見。此係刻本之誤。原本當是緹字。盧本、李本言縞下亦脫者字。

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傳本著上有小字：朱子移此二句於篇題下。金氏從之。秦曰：戴氏震考正以爲北宋大戴禮本無之。乃爾雅疏之文。校書者誤編入於此。今依通解訂正。雷欲依傳本有小字者，移於篇首。依大戴無小字者。

在此下未免調停之見。

雞桴粥。畢本作雞孚粥。音借字。粥呼雞。說苑張弓而祝雞。風俗通呼雞朱朱。朱祝亦粥之借字。朱子本桴作桴誤。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粥也者之粥。關本脫相粥之時也。戴校云一本作相粥。粥呼也。畢本據改。與盧本同。今謂盧本是雞字之日。其聲粥粥人亦效其聲呼之。今時皆然。與或說另是一義。

往饗黍禪。禪單也。

關本黍作柔。洪云當爲黍。和也。禪單。禪通字。盡也。莊述祖。劉逢祿。改黍爲禪。劉云繡也。男饗女禪。社而賦事矣。傳本。秦本。李本。雷本。禪並作禪。任兆麟云。饗黍之事。盡畢。李云。往饗盡力。畢改禪作禪。皆誤。某氏曰。初俊羔

助厥母粥。按經文言初者如初歲祭。未初服于公田。皆以人事言。至禽獸之事。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助厥母粥。而曰初俊羔。助厥母粥。義亦永安。此文初字。當在上經禪字之上。其文曰往饗黍。初禪言往饗黍者。初著單衣也。傳寫誤倒耳。今案某說是也。說文禪衣不重。從衣單聲。但禪單也。語亦未明。攷傳本五月傳作乃衣瓜。大戴本刪衣字。不知衣字乃此傳單下脫文。宜補畢本改禪盡也。大誤。

初俊羔。初字衍。依某說訂正。

而不食其母也。盧本汪本。李本其作於。

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

朱子云。煮疑作暑。戴校本。畢本。李本。並從。朱洪云。夏后氏有備暑之祭。獻羔啓冰是也。月令獻羔開冰。在仲春之月。詩七月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酒。鄭君箋云。獻羔而啓之。

孔正義云。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是備暑之祭。用羔。正在此時。故云夏有暑祭。祭也者用羔。洪說是也。孔注曲爲之說。朱駿聲改暑爲屠云。剗也。亦誤。朱子本。者上脫也。字盧本。李本。雷本同。

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關本喜樂作善樂。今案下喜字宜作善。盧本、李本、畢本、並從傳。是時也。指後羔之時。謂是時羔不足喜樂。特善其自爲生也。而記之。正申明。

助厥母粥之義。洪氏以是時爲啓冰之時。失其義矣。羔羊。傳本作羊牛。云舊注一本作羔羊。孔從舊注是也。但孔以與字屬上讀音餘。大謬。與讀如與之獸之與。與謂也。謂羔之爲生。能在羊腹時也。與字應屬下讀。爲句。戴校本。畢本。與俱改。謂通字不必改。

綏多女士。關本綏誤作繆。詩標有梅正義。禮記雜記下正義。義禮士冠禮疏。周禮媒氏疏。通典五十九。王肅聖證論。並引作綏多士女。臧琳、洪震煊。並謂士女誤倒。今據正。顧廣圻曰。毛詩釐爾女士。列女傳啟母篇。作釐爾士女。誤同此。

冠子取婦之時也。白虎通取引作娶。周禮疏引作冠子嫁女娶妻之時。通典引作娶妻之時也。皆約舉其義。文與傳異。

丁亥萬用入學。月令注引用作舞。山井鼎云。古本月令注舞作用。玉海引月令注。正作用。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初學記十四禮部引萬下入學下無也字。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引作舞者。干戚舞也。學者。大學也。傳本入學下亦無也字。

謂今時大舍采也。諸儒多據今時二字。謂傳非戴德所撰。不知今時猶上文是時。正指二月之時。非作傳者自謂其時也。

祭鮪。初學記三歲時部引祭鮪下。有采芑二字。注云。芑音杞。籩也。唐類函引同。或曰。卽宋本大戴榮莖下采色之譌。

魚之先至者也。關本脫之字。

榮董采也。

玉海作榮董采色。朱子本作榮董采繁。董采也。秦本、盧戴校本、畢本、李本、汪本、並從朱。惟盧本、秦本、采也之采從艸。戴氏文集曰：通解作采，與上大舍采也正一例。今案郝懿行爾雅義疏曰：董類有三，烏頭一也，萌蘖二也，董采三也。傳云：董采

也者，所以別於烏頭萌蘖也。今從朱子本采上疊董字。劉本據初學記采也改采也。任氏補於二月末，雷亦謂宜從初學記改補，今皆不從。

采繁由胡。繁由胡者，繁母也。繁旁勃也。

吳仁傑離騷疏引此亦作采繁。戴校本據改，與孔本同。玉海以由胡二字爲經。孔與孫本皆從其誤。案繁由胡三字，乃戴君引爾雅以釋經者，以采繁由胡爲一事，非也。

陸璣草木疏引作繁由胡，由胡旁勃也。左氏傳隱三年正義引作繁游胡。游胡，旁勃也。爾雅釋草疏引作繁由胡，由胡旁勃也。皆以繁由胡連文。今從傳本第二繁字倒，在采繁下。從廣雅旁勃上增母字。戴盧汪畢本皆作繁由胡，但不宜以采繁二字倒，在榮董之下耳。秦本戴校本旁勃上亦無母字。汪本據左傳正義校去繁母字。盧本旁勃上增者字，並非。

昆小蟲。

昆讀如蚺。畢改蚺。洪震煊讀如運。洪頤煊曰：據傳昆者衆也。則經文昆小蟲當作。昆與衆字形似。詩魴鰈箋魴鰈亦衆昆通證。一切經音義二十一引作蛄小蟲也。

昆者衆也。

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昆衆也。一切經音義引作蛄魂也。傳云：關本昆小蟲。傳自昆以下，脫簡誤列於五月承煮梅之下。

由魂魄也者動也。小蟲動也。

傳本正如此作盧本。畢本從黃本。疊由魂魄也四字。戴校本、李本、王念孫本、疊魂魄也三字。今案孝經援神契曰：魂，芸也。芸，芸動也。魂魄猶芸芸衆衆動義。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此，並云魂

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魄二字連文，以文義攷之，當作由魂魄也。魂魄也者小蟲動也。上動字在下文萬物是動而後著句內也。字在下文取突穴句下，誤衍於此。孔讀失之。洪孫雷誤並同。

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戴校本汪本李本畢本疊動字與黃本同是也至字脫在十月傳日冬至陽氣下動字脫在上文魂魄也者下今從戴校補正著下亦應有也字洪云萬物至三字句絕非是

推之不必取盧本畢本取

下衍之字

取必推而不言取汪本李本俱從戴校改取必爲故言今據改正此下應酌從莊述祖說增取突穴也四字取突穴脫簡在下燕乃睇傳也字衍在上文突穴謂深探其穴以取卵也

來降燕乃睇初學記三引作降鸞乃睇無來字埤雅引作元鳥至皆非畢云宋本睇下有室字王念孫廣雅釋鳥疏引此作睇室戴李校云此下當脫一室字今謂傳與之室何也正申經室字之義據增

莫能見其始出也關本脫其字

睇者眄也傳本眄作盼

視可爲室者也傳本注云大戴作也者今本正作者也與集賢本異

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關本室上無之字戴校本取與作又謂畢本突穴取作室突也與盧本同廣雅疏證引亦同戴氏文集曰空當作突土逸注楚辭突廈云突複屋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暗處蓋突

廈猶言深廈此突穴指燕所爲巢深隱也汪本從文集之說改突爲突刪取字洪本謂取燕之突穴而稱之爲室雷謂突穴取當爲穴燕則諸說皆於文義未安莊述祖謂突穴取三字當在上昆小蟲傳不言取之下作不突穴取言不深探其穴取之俟蟻推卵出

土而取。今案莊說是也。以文義攷之。當作百鳥皆曰巢。與之室何也。移突穴取於上。傳故言推而不言取下。

剝鰾。關本鰾作
鰾誤倒。

有鳴倉庚。王引之曰。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蜮。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幽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不知與小正之例不合也。當刪正。今謂有字涉下傳而衍。據王說訂正。

倉庚者商庚也。關本脫
者字。

商庚者長股也。王引之曰。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風也。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蜮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蜮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蜮與蜩同。蜩。鼃也。廣雅。蜩。長股也。本

此其商庚者三字。後人以意加之耳。引之議案莊說是也。周官蜩氏注曰。鄭司農云。蜩當爲蜮。蜮。蝦蟇也。元謂蜩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鼃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鼃一名蜩。蜩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洪本。孫本。亦皆云然。據刪。

時有見稊始收。玉海引經無時有
見三字。稊作梯。

是小正序也。集賢本作小
其序也誤。

稊者所爲豆實。傳云。關本自也。皆豆實也。以下脫
簡在五月承又言之。時何也。之後。

參則伏。太平御覽引作則伏不見。

伏者非亡之辭也。孫洪本辭作時非。

委楊。傳本委作萎。盧本、洪本、畢本、李本同。今案當從舊注作苑。王寶仁云當爲苑。苑苑通字。詩桑柔傳曰苑。茂貌。上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此云苑楊楊則苑而後記之。句法正呼應相儷。易一字則不符矣。

楊則苑而後記之。苑。秦本、戴校本、作花。盧本、李本、畢本作華。並非。王寶仁云花卽苑字磨泐之餘。

羴羊、羊有相還之時。洪云羴當爲羴。說文羴羊相羴也。羊相羴者謂羊相羴羴而死也。方言云還積也。羴積同義。

其類羴羴然。王念孫曰類當爲類。類與貌同。其相還之貌羴羴然也。下文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今據改通志堂刻本云舊注羴羴一作羴羴。閣本作羴羴。並誤。

穀則鳴。穀大螻也。爾雅郭璞注引作螻。螻傳本螻誤作螻。

頽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傳本者上有也字。盧本、李本從之。閣本授上衍接字。

識草也。集賢本草誤作早。

言事自卑者始。傳本作言事自卑者始也。

祈麥實。金氏連下節爲義云。所以祈麥實者。恐有小旱。失其旨。

麥實者。戴本李本皆從。傳本刪實字。

記是時恆有小旱。雷本是作其。

田鼠化爲鴽。鴽當從奴。說文鴽牟母也。或作鴽。王引之曰。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

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鳩則鳴。傳曰。鳩者百鷦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今案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四羽族部。亦引作化。蓋其誤已久。據王說訂正。或曰。化上脫則字。

駕鶴也。禮記集說。陸氏引鶴作鷦。

變而之善。御覽引變作化。下同。

變而之不善。傳本脫而字。

拂桐芭。初學記歲時部引芭作葩。玉海作巴。劉本合下。鳴鳩爲義云。拂之者鳩也。與孔注或說同。今據訂正。移拂字於鳴鳩下。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傳本云。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今據或說訂正。作桐始生芭之時也。餘皆刪正。

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王念孫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

證。今據王說刪鳩者二字。據或說移上傳文訂正於此。其文則鳴鳩拂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鳴而後知其鳩也。拂也者拂也。或曰貌拂拂然也。

昂則見。初學記引此傳文有昂星名三字。今本昂字脫。星名也。三字誤。脫在十月傳南門見下。據補正。

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傳本壹作一。大正畢本改小正非是。洪云。大正古刑官名。位西南。向法南門之正。以四月正刑。軒轅以來有之。義具周書嘗麥解。

鳴札札者寧縣也。郭注爾雅云。蛰如蟬而小。洪云。本草蚱蟬生楊柳上。別錄云。蚱者鳴蟬也。殼一名梧蟬。蚱與蛰。梧蟬與虎懸。皆聲相近。汪本亦引爾雅注正之。今據改寧爲虎。畢本改寧爲寧。廣韻云。寧。螻蛄。陶宏景云。二月中鳴者名螻母。

鄭樵云。螻母。蛰類。在階除間。及叢薄中。夜鳴。日不鳴。與札異。

山之燕者也。王寶仁云。燕當爲藩。據初學記引正月傳文改。

蜮也者。傳本蜮上衍鳴字。蜮也者。下有長股也三字。脫簡在二月有鳴倉庚傳黃氏模亦云然。今正。

王荳莠。月令注。莠引作秀。盧戴校本。李本。畢本。從之。今據改。

取茶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

金作取茶莠。解曰。卽苦菜秀。誤讀破句也。顧炎武仍其破讀。改訓爲茅秀。與孔訓同。洪曰。茅必秀於七月。四月無可取也。茶卽七月灌茶之茶。舊葦秀也。薦蔣也。蔣席也。七月傳云。茶舊葦之秀。爲

蔣褚之也。彼蔣卽此蔣也。褚者貯也。茶之貯在七月。茶之用在四月。經云。取者謂取之於貯茶之室。非於野也。於野不言取也。是也。吳仁傑訓茶苦菜。而於薦蔣不屬。刪去蔣字。李調元改蔣爲將。言將以爲君薦。任兆麟云。檟苦茶葉可煮羹飲。薦進也。蔣蔣蔣雕萌。蔣米也。可作飯。蔣水物用茶飲以滑之。今案食醫內則有苽食不聞用茶。諸說非也。說文。蔣苽也。僮約當編蔣織箔注云。蔣苽蒲草也。桂馥曰。編蔣謂作席。韓非子十過篇夏禹蔣席。顏廣志苽以爲席。溫於蒲。爾雅薦黍蓬。黍蓬者野蔣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蔣。故曰薦蔣。薦一聲之轉。薦苽借字。說文苽席也。傳本爲上脫以字。

莠幽。幽莠同聲。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幽卽小正之幽。鮑彪注云。莠禾下草。幽言其色。誤解幽字。廣雅云。莠莠也。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蒲葦。莠莠。郭璞注云。莠莠屬。引詩四月莠莠。御覽引章曜毛詩答雜問云。甫田維莠。今之狗尾也。說文繫傳

引字書云。莠狗尾草也。是莠與莠同類。戰國策幽門莠字。幽莠二物。洪坎煊。王寶仁。並謂莠草始幽茂也。皆沿彪注之誤。但本書秀幽與詩秀莠相同。皆指莠秀而言。與國策幽莠是二物者不同。宜改莠爲秀。玉海經文脫此二字。

越有大旱。金以幽字爲句疑此。下有闕文。誤讀破句。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關本作始執駒。脫也字。朱子本脫執駒也三字。張本、黃本、盧戴校本、畢本、李本、母也下增陟升也三字。

參也者伐星也。傳本云。舊注伐一作牧。今謂傳不言大戴作牧。則集賢本作伐不作牧可知。秦本仍作牧誤。

浮游有殷。朱養純、沈泰、鄭玖、秦蕙田皆作蜉蝣。詩蜉蝣正義、爾雅釋蟲疏、藝文類聚九十七蟲多部引並同。

浮游者渠略也。詩正義爾雅疏引無者字。

稱有何也有見也。碑雅引作言有有見也。

鵠則鳴鵠者百鵠也。傳云大戴關本鳴作鵠。以下文攷之當作鵠。鵠讀爲鵠。百讀爲伯。鵠讀爲勞。皆借字。說文鵠伯勞也。

其不辜之時也。沈泰本辜作事誤。

時有養日。養讀爲永。說文永、長也。段玉裁云古永音同養又通叢。

有養日云也。戴校從方本傳本合訂作時有養日云也。今據增。

乃瓜。傳本作乃衣瓜。云舊注一作乃衣衣。王廷相、蔡德晉、洪震煊並據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剝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以證衣瓜之義。不知衣與巾不同。未可附會以成其失也。初學記二十八果木部正引作乃瓜。案衣字從二月傳禪單衣也。中脫簡在

此今補正

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初學記引急作治。食瓜下無也字。白帖爾雅翼事類賦並引作治瓜。畢本從傳作瓜者無也字是。

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爾雅郭注引此作蜩蜩者五彩具。初學記三歲時部引同良古文蜩省。

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孔以此九字列爲經。非也。雷學淇曰。此九字乃申釋之詞。與經文絕不類。當在下傳匱也下爲傳文。傳氏未能校正。誤列爲經。朱子從之。故諸家皆沿其謬也。自匱之興至入而不見也八十字。皆唐蜩鳴下傳文。

此卽公羊釋經而自申其說之例。今據更正。

啓灌藍蓼。齊民要術五引作洛菰蘭蓼。埤雅十七引經在菰蘭下。作灌沐藍蓼。與諸本異。孔以藍蓼爲二物。與金氏、黃氏、洪氏說同。今案李調元箋謂藍有三種。藍染綠。大藍如介染碧。槐藍如槐染青。此言藍蓼卽藍藍也。郝懿行曰。藍藍葉華實皆似

蓼。影宋本爾雅圖正如此。

灌者聚生者也。傳本作灌也者。以上文例之也。字衍。聚讀爲取。詩集于灌木。毛傳曰。灌木。取木也。取積也。从一取才句反。音義同聚。史記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丘。取一作聚。張釋之馮唐列傳。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漢書聚作取。公羊傳曰。會猶取也。

何云取之言聚。禮樂記會以聚衆注云。聚或爲最。最亦取之誤。聚取古蓋通。借盧本改藥。畢本改藥。皆非。灌之古訓。埤雅引作灌澆灌也。沐剝也。與傳異。

鳩爲鷹。

詩魚麗正義引作鳩化爲鷹。禮正義引同。今案鷹則爲鳩傳說此經。祇鳩爲鷹三字。

唐蝸鳴。

詩七月正義爾雅釋蟲郭注引唐作蝸。

唐蝸者匿也。

今依雷說移上傳匿之與至入而不見也。八十字於此下。集賢本入誤。人闕本伏也。者作伏者。

初昏大火中。

宋書麻志引無初字。玉海經文此下有種黍菽糜四字。盧本、秦本、畢本、孫本、李本俱增糜。畢孫作糜。王念孫曰。糜者粥也。與種字義不相屬。此下但當增種黍菽三字。不當增糜字。改糜爲糜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尙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糜。蓋糜字从黍乃黍屬之不黏者。言黍則糜在其中。或又改糜爲維糜。維芑之糜尤非也。糜音門。乃赤苗嘉穀。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今案王說是也。孔刪之非是。張爾岐云。菽作叔取也。糜作麋鹿之藥。周禮夏獻麋王寶仁云。糜又作麋。朱駿聲讀爲麋。燕苗也。皆非。

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糜字衍文刪。孔謂著種黍食菽糜之時。菽糜上增食字。解之未安。洪程以菽糜爲經時也。爲傳時也。二字亦不辭。

蓄蘭爲沐浴也。

藝文類聚四歲時部引夏小正云。此日蓄探衆藥以蠲除毒氣。又引大戴禮云。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初學記四歲時部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太平御覽三十一時序部引大戴禮云。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又引夏小

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白六帖四引大戴禮云。五月五日以蘭湯爲沐浴。又引夏小正云。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蓋皆引此處傳文。而今本脫之。臧琳曰。當從杜公瞻荆楚歲時記。引作蓄藥以蠲除毒氣。方有關變理陰陽之事。今據增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也。十字於爲沐浴也下。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闕而記之。

傳本及玉海經文無菽糜二字。孔本以菽糜爲一事。非也。黃說亦未安。戴校本以改已。時是二字互移。汪本又言之下刪時字。戴云矩當爲巨。

大也。經不復著種黍而詳記菽糜。夏時以菽爲糜。乃時所食之大闕。盧本。孫本作短閔。或云當作豆鬻。畢沅。王引之。俱從或說。王寶仁云。短閔當爲短闕。洪云短閔言是時食穀短少。故闕而記之。今案諸說皆強解不辭。不得傳意。莊述祖曰。當作是食豆。鉶而記之。鉶連也是也。上經已言種菽。而傳又言菽糜者。以菽糜與煮梅皆是。鉶實。故鉶而記之。已以通字。時字涉上傳種黍菽時也之時而衍。豆。短借字。今從莊說訂正。作菽糜以在經中。句又言之何也。句是食豆。句鉶而記之。句。

頌馬分夫婦之駒也。

傳云。戴禮脫大字。是集賢本作夫卿也。梁玉繩曰。古者游牝于牧。合君卿之馬在一處。及生駒則君頌之。大夫卿士各有等數是也。夫婦二字誤。汪本。孫本。畢本。皆改從傳。

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此句通爲一句讀。孔讀之絕句。非也。傳云。闕本自是食短以下至則法也。脫簡在三月拂拂然也。鳴之後。

斗柄正在上。

闕云柄一作杓。

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

傳本脫用字。戴校本。畢本。秦本。在俱作正。今據改。小正三記斗柄。彼言縣在下。所以著參之中。此言正在上。所以著尾之中。傳以經不言尾中。故據五月心中相較。以見斗柄之不當心而當尾也。

依尾聲同故

尾一名依

桃也者地桃也。任本地作
梔據改

諱煞之辭也故言摯云。盧戴校本煞改殺戴氏文集曰通解止作摯云於
古人文體尤合至校聚珍本則仍增故言二字

莠藿葦。盧戴校本畢本莠
改秀今從之下同

未莠則不爲藿葦。莠然後爲藿葦。一切經音義十七引作葦未秀則不爲藿。秀已後爲藿。
又卷十二引作葦未秀則不爲藿葦。莠然後爲藿葦。

狸子肇肆。傳本脫肇肆二
字與經文不合

其或曰。盧戴並曰其字衍文汪本刪其字今案夏小正傳中或
曰上皆無其字其字明涉上其字而衍孔曲爲之說

湟潦生苹。傳云苹當作萍同字
集賢本苹下衍也字

有湟然後有潦。傳云舊注
潦一作瀆

灌茶灌聚也。傳本脫灌茶二字。聚讀爲取。盧本汪本李本改藝。畢本改襲。皆非。

茶藿葦之莠。盧戴校本畢本秀俱改秀。今從之。

爲蔣楮之也。楮盧戴校本畢本改楮。今從之。與四月傳一律。張爾岐云。以棉絮衣曰楮。段作蔣。楮云各本蔣字誤。楮之者裝衣也。李作將。云將畜之以爲蠶曲。王寶仁云。蔣疑作滌。蠶曲也。今案洪云。蔣卽四月取茶傳。爲君薦蔣之蔣是也。爲蔣楮之。蓋

楮之於室。備次年編爲蔣席。非若孔說以蘆花著之裯中也。

藿未莠爲莢。葦未莠爲蘆。宋本大戴秀俱作莠。此處獨作秀字。則知凡從艸者。皆後人妄加也。幸有此二秀字。未改可證。孔本反改秀爲莠。以就他處之誤。失之。

斗柄縣在下則旦。今從孔注說。移八月參中則旦於斗柄縣在下。上刪稂衍則旦二字。

剝瓜畜瓜之時也。戴校從傳本剝瓜下增剝瓜也者四字。今從之。初學記二十八果木部引作剝瓜蓄瓜時也。

玄校。日本柏木探古唐寫本玉篇零卷內糸部絞下引大戴禮夏小正校作絞。據此則唐以前本作絞。後人傳寫誤作校耳。孔讀校爲絞。謂禮有絞衣。野王於絞下亦引儀禮以證之。孔注頗與暗合。姜兆錫儀禮內外編讀經文連下元校剝句。棗栗零句。誤讀

玄也者黑也。美賢本玄誤立。

校也者若綠色然。畢本、洪本、程本俱從傳。綠作緣。日本玉篇零卷引作綠。綠字是。

零也者降也。傳本作零也者。降脫下也字。

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農桑輯要引作栗零而取之。不言剝之。約舉傳文。

丹鳥羞白鳥。禮記月令注引在九月。歲華紀麗三引同。孔穎達曰。鄭所見本異也。丹鳥劉作君鳥。任啟運禮記章句云。君鳥螢也。陸佃云。羣鳥。丹鳥也。君羣通。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傳本白鳥下無者字。初學記三十鳥部。御覽九百四十九蟲豸部。引此二者上並有也字。與月令注引同。爾雅翼釋蟲四引作丹鳥也者謂丹螢也。白鳥也者謂蚊

也。歲華紀麗三引作羞進也。白鳥蚊蚋也。

其謂之鳥者。初學記。御覽。爾雅翼。並引作其謂之鳥者。盧本。秦本。畢本。孫本。俱從傳。作其謂之鳥何也。戴校本增者何二字。今案此與正月傳其與之獸何也。句法正同。今從傳本。

重其養者也。初學記。御覽。爾雅翼。並引作重其養也。脫者字。

有翼者爲鳥。初學記。御覽。爾雅翼。並引作凡有翼者爲鳥。今據增凡字。

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關本脫進也之也。爾雅翼引脫羞也之也。今案此傳文疑倒亂。以文義觀之。當作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蚘也。其謂之鳥何也。凡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重其養者也。

辰也者星也。

朱子本作辰也者謂星也。與傳本同。程榮本、沈泰本、星作心。畢本、孫本、李本、從之。與盧本同。今案孔注謂改心爲非是矣。然從以星字釋之。亦不合小正全書之例。王念孫曰。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

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輶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戴校本作辰也者。房星也是也。御覽二十五時序部引辰則伏。注云辰房星。初學記三歲時部引亦注云辰房星。蓋本

傳文今

據增

伏也者。集賢本伏下衍見字

鹿人從者從羣也。

傳本疊鹿人從三字。云集賢本作鹿人。鹿人從者從羣也。盧戴校本、秦本、孫本、雷本、並從傳。今案戴傳之例。皆複舉經文疊之是也。洪曰從羣也三字通爲一句讀。此訓人從爲從羣也。人讀如方言人兮之人。亦如禮注相

人偶義最古。孔謂鹿人疑當作鹿從。此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說也。汪本作鹿人從。從者從羣也。畢本作鹿人從從羣也。並非。

故記從不記離。集賢本故作所以

君子之居幽也不言。

洪曰。幽。古文麤省。與麤同。說文云。麤。牝鹿也。或作麤幽聲。今案君子之居句。幽也不言。句言小正所以記從不記離者。以君子所居之地。不言偶牝之事耳。孔注幽字未的。

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傳本於內上衍放字。盧戴校本。畢本。刪人從二字。今案上既重出鹿人從三字。則此處不應複舉。戴校是也。據刪。

參中則旦。此四字脫簡。移在七月傳斗柄縣在下。上大衍引作參中則曙。

內火也者。大火。盧校云。此有一也字。

遷往也。埤雅引遷往也。下有傳其驛舍云。爾非其居也。十字。毛詩陸疏廣要亦引之。今據補。

主夫出火。洪云。主夫出火。謂絕止人出火。主以時縱火。謂絕止人。以此時縱火。焚燒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記絕止人縱火在諸蟄之前。今謂此與主設罍罍之主同義。皆謂主止也。傳云。夫當作火。金本改火云。此節當作內火。任氏移在三月。

云周禮司燬季春出火。並非。

陟升也。爾本升誤并。

玄鳥者。傳本作玄鳥也者。

熊羆貉豺麋麋則穴。傳本作熊羆貉豺麋麋則穴。云集賢本貉作貉。八作大。孫本從傳。今案傳本豹爲貉字之誤。說文豹如狼。善驅羊。貉爲貉之俗體。說文貉。北方貉多種也。應作貉。貉者是。廣雅通志略引俱作麋麋。與爾雅注引同。

若蟄而玉海以此三字作經語。張爾岐以若蟄二字作經語。云而字義永樂大典作言蟄也。戴校本洪本從之。秦本作若蟄也。盧本李本作穴也者言蟄也。今案盧校是據訂正。孔注大謬。汪文臺亦云孔說不可用。

榮鞠盧本秦本孫本李本此下俱從朱子增樹麥二字。今從之。孔說非也。傳本經文有此二字。玉海經文作鞠榮而植麥。傳文亦應複舉。

王始裘者何也傳本朱子本疊王始裘三字。盧戴校本秦本畢本孫本從之。今據增。

辰繫于日玉海及通鑑前編經文皆無此四字。傳本傳文有。經文亦無。朱子本經傳皆有。莊云以月令季秋日在房證之。辰卽房繫日卽日在也。

雀入于海爲蛤呂紀引雀作爵。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李本亦無後字。與盧本同。二月傳善其祭而後食之句法。與此相儷。無後字非。

初昏南門見孔謂初昏一事。南門見又一事。非也。王引之孫念祖並曰。小正言初昏者五。皆謂日入以後。不應自亂其例。秦蕙田戴震汪中汪照皆謂初昏二字衍。大衍麻議曰。十月日孛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小正多脫簡。傳中星

名也三字。當在四月昴則見下。觀初學記所引可知。非若洪說一星而兩釋也。今從盧見曾。徐發湯球說。移初昏二字於下文織女正北鄉上。移則旦二字於此文南門見下。則皆合矣。

南門者星名也星名也三字脫簡。據初學記所引刪正。

黑鳥浴者何也。

某氏曰浴者俗之誤字。說文俗習也。習數飛也。俗習雙聲。故以俗代習。今案通志略伯益佐堯有養鳥獸之功。賜氏鳥浴。據史記本紀秦本紀大費生大廉。實鳥俗氏。索隱云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爲鳥俗氏。鄭樵以俗爲浴。殆與此同。

歟。孔本鳥作烏。誤。不疊黑鳥浴三字亦

誤。盧戴校本畢本俱依傳。今據增訂。

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盧戴校本畢本俱依傳。烏下增也字。今從之。

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云。

傳本者長二字誤倒。朱子本同。傳特疊時有養夜四字。盧戴校本秦本孫本畢本李本俱以若日之長也住句。今案雷校以元爲夜字之譌。觀玉海經文作時有養元。雉入於

淮爲蜃。則元爲夜字之譌無疑。傳

本誤移傳末改云字。今據刪正。

雉入于淮爲蜃。

玉海本朱子本盧本戴本秦本李本孫本雉上有元字。今案藝文類聚九十七蟲豸部引作十一月雉入于淮爲蜃。無元字。傳本正如如此。作雷云。左傳杜注謂此蜃者是驚雉。乃丹鳥也。其言必有所本。據是則雉不得稱元。元乃夜字

之譌。屬上經爲句。大戴誤脫

於上傳末。傳本遂改云字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玉海無則旦二字。王懋竑陳懋齡並云女在斗下旦不應見。或是昏見。文有錯。湯球云宜從盧見。曾說移上文初昏二字於此文織女正北鄉上。移此文則旦二字於上文南門見下。今據訂正。

織女星名也。

王寶仁云此五字七月傳文。今正。

十有一月。集賢本脫有字。

狩者言王之時田。戴校本狩上增王字。田下增也字。盧本畢本祇增下也字。今從盧校。

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戴氏文集曰。下八字應屬小正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齊人不從。聚珍本弗行下注云。此下有脫文。以於時月也。八字另爲經。汪本同。孔蓋從其

誤也。今案玉海以萬物不通四字爲經文。則於時月也屬上爲傳。可知說文田夫謂之耆夫。司空之屬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不從王狩。農務未畢也。至二之日其同。則續武功而無不從矣。豳風言載續載。始也。始自二日。則十一月不行可知。故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時是通言。不從者。惟是月不行也。傳意承上王狩陳筋革而言。原無脫簡謬誤。孔氏誤讀破句。故於時月也四字無所屬。而謂連下萬物不通爲一事。凡小正經文字皆作于。傳文皆作於。惟越于字作于。尊古訓也。此亦作於。則爲傳文益信。戴校本畢本。秦本改作于誤。盧本。畢本。孫本。以於時月也爲傳是矣。至以萬物不通亦爲傳則非。盧云弗行當作不從狩也。亦誤讀破句。今以於時月也屬上連讀爲傳。依玉海以萬物不通四字爲複舉經文。秦本正如此作。

隕麋角隕墜也。傳本樂誤。樂玉海同。禮月令正義引作樂角隕墜。山井鼎云。宋板禮記作樂角隕墜。

陽氣至始動。王引之曰。當作陽始動至字衍。今謂此至字當在二月。昆小蟲傳是動而後著上脫簡於此。或曰始當爲是。

皆蒙蒙符矣。符讀爲孚。律書曰。萬物剖符甲而出。符音孚。孔謂符驗也。非。

記時焉爾。集賢本衍一時字。

鳴弋。弋讀爲驚。驚驚鳥也。卽驚鵲也。詩匪驟匪驚。正義爲作鵲。引孟康曰鵲大雕也。又引說文驚。驚鳥也。是驚鵲卽驚字。金曰。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驚鳴。畢曰。周書大雪之日。則鵲鳴。鵲廣雅作鵲。鵲與同音。鵲驚皆今字。畢改弋爲鵲。說文鵲繳射飛鳥也。與鳴字義不合。洪云。弋爲驚聲之轉。子規鳥。今案說文。驚周燕也。爲正訓。子規爲別訓。不可以弋爲驚。

傳本無者字。

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傳本無者字。

元駒賁。埤雅引作元駒賁。金云。古文小正作駒賁。劉謂元駒始獻馬也。任謂賁墳同墳封以大防也。與傳義不合。

元駒也者螳也。關本螳作蟻。駒下無也。字。藝文類聚引同關。

賁者何也。藝文類聚引脫何也二字。

納卵蒜。或云此記納卵耳。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引括地圖。又博物志。抱朴子。並云夏后氏始食卵。臧琳疑爲納非卵。農人收韭子。納之以供祭祀。今謂傳言本如卵者也。則卵指蒜言。猶鄭注內則卵鹽之義。卵大也。孔謂卵小蒜亦非。玉海經文脫卵字。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主讀如主。以時縱火之主。入納也。梁罟也。此月水澤腹堅。不可以漁。故虞人納此曲梁。主止罔罟。以待明春之用。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注引月令孟春證之是也。孔注誤解。雷謂疑是二月。

經文周末傳本已在是，故呂覽本之謂季冬之月，漁師始漁，亦誤解入梁爲入澤梁也。王引之云：梁者二字衍文，據刪傳本罔咎二字誤倒。

隕麋角

傳云：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爲之傳，失之矣。洪云：傳說非也。月令正義引此經，不以爲傳失，畢沅謂經重記之，傳亦重解之是也。

蓋陽氣旦睹也。

通志堂刻傳本作且睹，閣本作且睹，秦本、盧戴校本、畢本並作且睹，且者重釋之義。王引之謂睹當爲睹，說文睹且明也。從日者聲，睹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至十二月之末，陽氣更著，故曰陽氣且睹。今據訂正，此下各

本脫雞始乳三字，據鄭注乾鑿度引增，任本程本附此，程曰：此卽月令季冬雞乳也。

凡二千四百七十字

補 今校定凡二千五百三十六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三

保傅第四十八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

潭本新書正作三十。他刻皆作二十。與漢書同。

何殷周有道之長。

潭本新書句末衍也字。

太子乃生固舉之禮。

戴校本作太子迺生因舉以禮云。各本作太子及生固舉之禮。漢書賈誼傳作太子迺生。魏書李彪傳所引作因舉以禮。與新書合參。據改正。汪本同。今案乃迺同字。固必也。謂太子初生必舉以禮也。與下文固明孝

仁禮義之固正同。王本作固舉以禮。是但謂固爲固己之固則非也。明蔡文範本正作

固舉以禮。盧文弼校新書同。鮑校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皇親部。引作因舉之禮。譌。

有司參夙興端冕。

戴校本據李彪傳所引作有司齊肅端冕。王念孫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端冕。齊與齊同。古書齊字作叁。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卽齊肅。說文夙。早敬也。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誤以夙爲夙興之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齊肅端冕。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並同。洪頤煊曰。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妻以子見於父。男女夙興沐浴。三參同字。盧本當作參字。據注參下當有脫字。今案

見之南郊。乃初生之禮。未及三月也。蓋盧所據本已誤。參故注以三月當之。仍以王校爲是。汪本作有司。參肅端冕。盧本作有司。參夙興端冕。亦云興字後人所加。

見之天也。

漢書賈誼傳。盧校新書之皆作于。太平御覽引同。今據改。

參職謂三月朝也。

戴校本參職改齊肅。王念孫曰。夙字本作夙。因譌而爲職。蔡本盧本作參。夙今據正。

過闕則下。

戴校本闕作闕。漢書新書及太平御覽所引並同。據改。

逕闕故下。

戴校本作逕闕故下。云逕各本訛作遙。據儀禮經傳通解改正。今從之。

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

戴本汪本據漢書新書改以爲已。蔡本亦作已。以已通字。太平御覽引時誤作則。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

漢書無周字。

傳傳其德義。

戴校本亦作其。太平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引作傳傳之德義也。今從盧改其爲之。

師導之教順。

漢書新書導俱作道順。蔡本正作訓。與漢書新書合。據改。

師主於訓道。傳卽受而述之。蔡本盧戴校本道作導。據改。與正文一律。卽戴校作則。

此三公之職也。新書無此字。

古文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

各本作尙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許叔重五經異義。稱今尙書說古尙書說。是其證。汪校從文集之。

說聚珍本作古尙書及周禮說義與此同。段玉裁校戴集說與孔同。不以文字爲衍。

是與太子宴者也。盧校新書作是與太子燕者也。無居字。建本。潭本。太子訛作天子。

又以王少漸賢聖之訓。賢聖。戴校本作聖賢。誤倒。

故據其成事同於太子。而始末敍之取明殷周之隆。師友爲先也。

盧本成事下多大概二字。非是。言成王幼穉。周公居攝。據其成事同於太子。文義甚明。高安本

作而始末詳爲敍之。與諸本不同。今案取字當是耳字。屬上讀。形近致訛。

故孩提。潭本新書亦作故迺孩提。有識與漢書同。宜據補。迺字。迺與太子乃生之乃同。乃初也。故乃生新書作初生。其義同也。故迺孩提者。故初孩提也。故者申事之詞。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

漢書新書導並作道無也字。孔注以固爲固己之固。譏盧君以故孩提絕句爲誤。非也。固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女能固納公乎。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秦

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曰。固必也。故迺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者。謂故孩提。三公三少必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觀漢書新書以故迺孩提有識絕句。則知此不應連讀。

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

此注諸本皆在故孩提下。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

漢書新書端上有之字。比作皆形誤。盧校新書刪皆字。

孝弟閑博有道術者。

王念孫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並同。今案蔡本閑作閑。闕廣大也。當是閑字。

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

漢書新書無之字。

故太子乃目見正事。

戴校本目作日日字是。據改。漢書作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新書作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

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

王念孫曰。兩視字後人妄加。左右前後皆太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並同。據王說刪。句末漢書新書並有也字。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戴校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

楚言也。王本汪本同。今據戴校增入。程榮本新書作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潭本建本脫不能毋正也。以下共二十四字與大戴本脫同。

故擇其所嗜。

漢書作者師古曰。嗜讀爲嗜。

少成若性。

戴校本性上增天字。盧本王本同。今據增。

習貫之爲常。

汪本據新書改之爲常爲如自然。王念孫曰。習貫之爲常。本作習貫如自然。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爲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爲韻。貫與然爲韻。習貫二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爲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今據王說改。

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此新書作是。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妃當爲好字形之誤。新書正作好。孔引顏注妃色妃匹之色非也。盧文昭校新書曰。知好色之語。乃約略其年歲之所至耳。如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知好色

下語未了。宜極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接則入于學。由不知當日語意。故爾輕訕。王引之亦云。據王本改。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蔡本作則入于小學。小學者。所學之宮也。戴校本據漢書新書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汪同。戴校宮不改官。王念孫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

學。學者作小者皆涉。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太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今據改正。

如恩相及矣。戴汪校本如作而

如民不誣矣。戴汪校本如作而

則聖智在位。潭本新書。聖智作賢智。

而功不匱矣。汪本據漢書新書改匱爲遺。王念孫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尙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草書遺字作𠂔形。與匱相似。因譌爲匱。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十三。及玉海學校類引此並作遺。今據改。

而下不踰矣。漢書作踰。師古曰。踰與踰同。

及四郊之學也。蔡本無也字。

夏物盛小大殊。盛盧戴校本並作成誤。夏物盛句小大殊句。

退習而端於太傅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端爲攷。今案盧注正於三公之正字。正釋端字。攷攷非是。

而達其不及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達爲匡。洪頤煊曰。達當讀作撻。禮記文王世子。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下文則有司過之史。盧注太子齒於學。有覆楚之威。亦謂撻也。

而理道得矣

盧校新書據沈本改理爲治。諸本皆作理。與戴同。

成王學並正於三公也。獨云太傅舉中言

蔡本、盧本正於二字倒。各本此注皆在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下。

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

蔡本緝作輯。戴汪校本改輯。緝形音之訛。宜據改。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則有司過之史

盧校新書作則有司直之史。云司直別本作司過。與本書同。

有虧膳之宰

蔡本虧作徹。汪本改徹。盧校新書作虧。云別本作徹。潭本訛作勸。今案藝文類聚四十禮部。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皇親部。五百四十禮儀部。並引大戴作虧。

過書而宰徹去膳

王念孫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說意顯俗。乃後人所加也。初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並引作徹其膳。今據王說改。

夫膳宰之義

戴校本刪天膳二字。云從方本及太平御覽所引。今據刪正。

於是有進善之旆。

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皇親部引旆作旌與漢書新書同

有誹謗之木。

太平御覽引無有字下句同新書有

堯設之使書政之僣失也。

戴本盧本作堯置之使書政之僣失也上下注文皆是置字宜改置僣字亦宜改僣僣與愆同

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盧本諫下脫者字

鼓夜誦詩。

漢書作瞽史誦詩王念孫漢書雜志曰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大戴禮作瞽夜誦詩是也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

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矣今案盧注云夜史爲字誤者謂史爲誤字不從賈誼之說也瞽鼓字通瞽叟古今人表作鼓叟是其證注謂瞽與鼓聲誤則非

賈誼云敢諫之鼓瞽史誦詩。

戴校本刪敢諫之鼓四字刪之是涉上正文而衍

工誦正諫。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正爲箴箴正聲誤今據改此下宜增大夫進諫四字王念孫亦謂當有大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保傳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證賈子漢書並作大夫進諫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卽

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滙入上注耳今案盧氏當是合法工誦箴諫大夫進諫二句

大夫諫足之義使於瞽史。

足當爲進字形之誤。諫進當爲進諫誤倒耳。使當爲後。亦字形之誤。戴氏文集曰。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也。聚珍本作大夫諫之以義使于瞽史。汪本王本同。

蔡本盧本作大夫諫足以

義使於瞽史。今皆不從。

故切而不攘。

汪本改攘爲愧。

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新書所以上有之字宜增與上文一例。

祭月西坎。

蔡本盧本坎作壇。

以別內外。

盧本作所以別內外蔡本作故以。

所以明有別也。

汪本據漢書新書改敬。王念孫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教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天子率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

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義。竝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竝作所以明有敬也。今據王說改。

教天下之臣也。

戴校本據永樂大典改臣爲別非是。

仲春舍菜合饗仲秋班學合聲

盧本二仲字皆作中。蔡本上作中下作仲。

教天下之子也

盧戴本子作孝。

步中采茨

盧校新書作齊。師古注漢書曰齊字或作齊又作茨。

車亦應樂節

各本作聲節。戴本汪本皆同孔。

教天下儀也

戴校本據大典儀上增之字今據補。

於禽獸

漢書作其於禽獸。新書作其於禽獸也。

見其聲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

盧校新書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與程榮本異。忍字是食與嘗複據盧校改。

玉纁曰

汪本纁改藻。纁藻同字。儀禮聘禮圭與纁皆九十注云古文或作藻。

謂俎豆傳列及嗜之等

嗜戴本盧本俱改食據正。

徹以樂。徹建本新書作飲。潭本作收。別本作徹。與本書同。

失孝敬禮樂之度也。諸本此注在是天子不得爲非也下。

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新書建潭本脫也字。別本有與本書同。

明堂之位曰。戴校云。位當作禮。與上所引學禮皆古禮通篇。盧說同。汪中曰。賈誼書正作明堂之位。

多聞而道愼。盧刻新書作道。順云。別本作愼。古文順作愼。形近致譌。太平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引作多聞而順道。順道是言多聞而順於道也。與上篤仁而好學句正相儷。今據御覽改。

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新書作道者道天下以道者也。下字誤。下文皆作天子。與此正一例。太平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引作道者導天子之道。

誠立而敢斷。建潭本新書作敦斷。別本作敢。與本書同。敦字形譌。

言能忠誠自立。諸本自皆作有。形誤。盧本及舊本此注在是太公也下。

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新書充作輔。

充者充天子之志也。盧校新書作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玩也。上宜增者字。與下文一例。

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新書二弼字皆作拂。

博聞強記。汪本據新書聞下增而字。是與上下文句法皆一例。傳寫脫耳。盧校新書無而字。非。

接給而善對者。新書接作捷。

殷周之前以長久者。戴校從方本前作所。汪本。王本同。新書正作所。據改。

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盧校云。天子漢書作太子。以本書爲是。下竝同。汪本初改太子。後又改作天。從盧說也。王念孫曰。殷周之

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天子皆當作太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上文天子春朝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爲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說成王爲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先聖之德云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教太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乃承上成王爲太子有三公三少以諭教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若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太子。是其明證。又案此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爲保傅篇所說。皆教太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之德至太史之任也。於賈子爲傳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分別觀之。今案蔡本正作太子。下文言趙高傳胡亥之事。亦指爲太子時言。

觀今日卽位明日射人之語可知。正與殷周相反。王說是也。據正漢書其上有目字。

及秦不然。新書漢書秦下有而字。

所尙者告得也。汪本改得爲計。汪喜孫曰。案盧注則得字北周時已誤。

趙高官者秦中車府令。盧本脫中字。此注各本在故趙高傳胡亥下。孔蓋以故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作一句讀。

則夷人三族也。新書漢書三族上有之字。

明日射人。漢書明上有而字。盧校新書與本書同。汪本增而字。

深爲計者。汪本據新書爲下增之字。非是。疑爲字衍。漢書正作深計。深計與忠諫對文。宜刪。

謂之詖誣。汪本據新書漢書改詖言詖。誣與誹謗對文。改之非是。

豈胡亥之性惡哉。漢書豈下有惟字。

彼其所以習導。汪本據新書導下增之者二字。漢書作徃其所以導之者。無習字。

非其治故也。新書作非理故也。治理同義。荀子修身篇少而理曰治。

不習爲吏如視已事。盧校新書作不習爲吏而視已事。云。潭本作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大戴史亦作吏。今案吏字是。盧校非也。戴本汪本如俱作而。

前車覆後車誠。盧校新書作前車覆而後車戒。云。潭本無而字。

夫殷周所以長久者。所以上新書漢書俱有之字。

然如不能從。戴汪校本如改而。建本新書句末有者字。漢書同。宜據增。

秦世所以亟絕者。漢書秦世下有之字。新書作秦之亟絕者。

其轍迹可見也。新書轍作軌。

然而不辭者。汪本辭改避。王念孫曰。辭當爲辟字之誤也。辟與避同。謂避前車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漢書新書作避。無者字。

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盧校新書作後車又覆也。此必字疑是又字之譌。

夫存亡之敗。戴校本敗改變。盧校新書作反。云別本作變。沈本作故。今案敗當爲故。字形之誤。

縣於天子天子之善。蔡本二天字俱作太。據改。

心未疑而先教諭。盧校新書作濫。建本作疑與本書同。

夫開於道術。漢書無夫字。

知義理之指。王念孫漢書雜志曰。智誼之指。本作智誼理之指。智讀曰知。與開字相對爲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爲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不知智誼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

已然。大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指。近時盧紹弓作知義之指。又刪理字。

若夫服習積貫。漢書新書夫作其。

則左右已。已上宜據漢書增而字。新書作則左右而已矣。

嗜慾不異。

漢書作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

及其長而成俗也。

漢書無也字。

衆數譯而不能相通。

汪校亦從戴本改參爲衆。盧亦云參疑當作衆。形近而誤。相字。劉本無。別本有新書正作衆數譯而不能相通。

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

新書作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盧校新書刪上者字。王念孫曰。雖有當爲有雖。不能當爲能。不能不者而不也。古書多以能爲而雖死而不相爲六字連讀。盧注非。蓋從新書漢書說也。

猶不相救爲者。

蔡本。盧戴校本。救作放。放字是據改。

皆教習使之然也。

教蔡本作夫。盧戴校本。本作教。教字是據改。

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

王本刪左右正三字。天子改太子。觀盧注引孟子。則所見本已誤。天今從王校。蔡本二天字正作太。

萬民賴之。

萬盧本改兆。

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

戴校本論改諡。汪校本據新書不論下增於字。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引作不論於。今從汪校。

不知君國畜民之道

戴盧校本俱作國君沿舊本之誤汪本畜作子不知所據

不閑於威儀之數

新書閑作側鮑校御覽引無於字

詩書禮樂無經

鮑校御覽引無詩書二字

學業不法

鮑校御覽引同與新書異

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新書是作此下同御覽引作是

不中於制獄

戴汪校本制改刑

不誠於戎事

一切經音義云古文戎作誠戒備也易繫辭傳注云防患曰戒議字非

鄰愛於疏遠卑賤

鄰戴校本改適鄰適形聲之譌今從戴改新書作忝授音忝同字

不能懲忿窒慾

新書窒作忘

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戴汪校本亦改之。爲其御覽引作之。

進退節度無禮。御覽二百六職官部引作進退升降不以禮。盧校新書作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今案宜從盧注或說作卽席。

升降揖讓無容。盧校新書升作登。

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御覽引作俯仰周旋無節。新書作視瞻俯仰周旋無節。

安顧咳唾。戴汪校本安改妄。今據正。

趨行不得。汪本得改德。得德同字。盧校新書作趨行。云建本下有得字。別本又作不德。

趨或爲走。走當爲促字之誤。謂促行也。

隱琴瑟。汪校本作隱琴肆瑟。據盧注則本書無肆字。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其御覽引作之。

天子宴瞻其學。

汪本作天子燕辟廢其學。王引之曰。宴瞻其學。當作宴業。詭其學。續漢書百官志。通典職官二。引賈子傳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燕與宴通。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宴業即居業也。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謂宴居之業與所學者相反也。詭字右畔之危與詹相似而誤。鈔本北堂書鈔引大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雖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下之有業字。案洪頤煊謂瞻當從耳作瞻。宴瞻即燕耽與燕辟義近。下脫廢字。今謂洪義長。當作宴瞻廢其學。

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

各本習下有之字。孔與戴校同。

不知已諾之正。

洪頤煊曰。文王官人篇已諾無斷已止也。諾許也。謂止其所當止。許其所當許。斯爲正也。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簡聞小誦不傳不習。

汪校本作不傳不習。傳字是與簡聞小誦相反。王念孫亦謂傳與傳皆博之譌。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傳不習。正承簡聞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不傳則簡聞矣。不習則少誦。

矣。盧校新書作簡聞小誦之不傳不習。云簡聞別本作簡聞。

冠帶衣服不以制。

新書作衣服冠帶。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

戴汪本刪縱字。盧校云縱字疑衍。元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王念孫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

雜亂也。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不以禮五句對文。傳寫者以一美字譌爲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弄即美之譌字。賈子作雜綵從美。從

卽縱之借字。今從王說改正。

賦與集讓不以節。孔注集當爲譙。蓋從通解之說。汪本改譙是也。盧校新書作噍。云當作譙。

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孔注云。凡此上新書有小行小禮小義小道不從少師之教十四字。今案新書無不從少師之教句。盧校云。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孔注不知據何本。

安如易。如戴汪校本改而。

過於樂也。孔蓋據通解改。盧本仍作湛以樂。戴本作湛以樂也。今案以當爲亦。湛爲湛之借字。說文湛。樂也。此文應作湛。亦樂也。

食肉而餒。王念孫曰。餒當爲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餒。則義不可通。餒餒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餒。鈔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飽。今從王校。

飽而強。盧校新書作飽而彊食。此書強當爲彊。涉注文而譌。據新書改。

強猶強也。戴校本作強。勉強也。戴氏文集曰。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汪本從文集之說。今案皆非也。上強當爲彊。彊猶強也。後人誤據注文改經。而上彊字遂亦譌作強矣。

饑而憊。盧校新書云。別本下有食字。潭本憊作餒。建本作餒。字書無餒字。或二字誤合。今案憊宜作餒。與餒而彊對文。皆不節飲食之過。今觀注文。蓋北周時已誤作憊矣。

暑而喝。戴汪本亦改渴爲喝。新書正作喝。

寒而嗽。盧校新書作儒。云別本作嗽。

喝傷暑也。戴本此注在暑而喝下各本脫。

天子自爲開門戶。盧校新書作帝自爲開戶。

亟顧環面。盧校新書作亟顧還面。

御器之不舉不藏。盧校新書御器作器御。藏作臧。句首有而字。

宴樂雅誦逆樂序。

戴校本作迭。汪本作失。此作逆與新書合。盧校新書誦作訟。云。潭本作頌。王念孫曰。玉藻曰。御箚。箚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是

其明證。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太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卽繼以工史太師爲工之長。猶太史爲史之長。不言太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太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下太史所掌涵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太史。且引周語。晉史知天以爲證。蓋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今案王說與孔注合。蓋北周時九字已脫。故盧注云然。

不知日月之時節。新書時節上有不字。

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

汪本作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王引之曰：各本譌作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注小史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

諱是也。又王制太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是。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太史所掌。故曰太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誦訓所道方慝。案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太史所掌。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正其本萬物理。新書本下有而字。

差之千里。之新書作以。

故君子慎始也。盧校新書無也。字王諱本有。

禮之冠婚。戴校本婚作昏。

易之乾《》。新書作坤。

素誠繁成

戴校本刪誠繁二字云下云故曰素成則此二字目下之辭注校同

不敢姪暴

御覽五百四十禮儀部引作淫姪淫通字

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

盧校新書故下無曰字別本有御覽引大戴亦無曰字

各以其母

潭本新書作各由建本作各有盧校新書作各以云從大戴王謨本亦作以

謂居號斯言

戴校本作謂古有斯言今從戴校

故曰素成

建潭本新書無曰字別本有

藏之金匱

賈新書作櫃

一曰青史子

戴校云此校書者語非盧氏注文今從戴說不歸注文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建潭本七月作十月誤盧校改正

宴室邾室次宴寢也。

盧本作宴室邾室於宴寢也。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並作邾。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聚珍本作邾室次于寢也。汪本據文集之說改。案蔡本正作宴室邾室。

次宴寢也。

與孔本合。

有子月震。

震戴校本作辰。

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卽以三月就其側室。

盧校比作以。宴下無室字。戴氏文集曰：以七月就宴。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汪本從之。卽戴汪本俱作卽。

太師持銅而御戶左。

戴汪校本亦改史爲師。與文集之說同。新書亦作師。

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盧本依新書改斗。云斗卽斗字。舊本並作升。形近而誤。王念孫曰：盧改升爲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勺之斗。說文作料。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土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

案說文：料，挹也。從斗，𠂔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𠂔酒。疏云：案少牢云：疊水有料。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疊料。所以𠂔水。則此爲尊料。𠂔酒者也。疏以料斗爲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爲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又案此文云：太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則太宰所持之斗乃羹斗也。說文：羹斗也。宜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卽此所謂斗矣。今據盧本改正。

太師瞽者宗伯之屬。

師盧本作史誤。

升所以斟。升盧本作斗據改。

謂逆序若淫聲。盧校云逆疑當作迭見上文據彼而改此非是。

則太宰倚升而言。盧本升作斗據改。

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新書作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譚本作待與本書同。

縕瑟倚升示不用。升盧本作斗據改。

下無取於墜。墜建譚本新書作土別本作地。

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盧校新書無中字云別本有。

此所以養恩之道。建譚本新書無此所以三字句末有也字。思字作隱別本作息。盧校新書與本書同。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王念孫曰出就外舍本作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

二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又引白虎通尙書大傳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就外傳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傳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學爲出就外舍。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牾矣。新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學爲一。以曲從已改之正文。則其謬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八歲入就小學。蹶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蹶大節焉。業大道焉。卽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據以訂正。今從王校。

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

戴校本作外舍小學。謂虎闢師保之學也。云。各本脫外舍二字。從永樂大典本補。虎闢各本作庠門。又于師字下保字上雜入庠門一作虎闢六字。今案外舍二字王氏辨之據刪。虎門二字是周

禮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是也。

見小節而踐小義。

戴校本踐作履誤。尙書大傳正作踐。

十五年入小學。

戴校本無年字。

十八入大學者。

戴校本無者字。

謂諸子姓晚成者。

戴盧校本姓俱作性誤。

謂公卿已下蔡本脫已字

戴校本作以

行則鳴珮玉戴汪校本珮改佩與新書合下同

升車則聞和鸞之聲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車部引升車上有王字

上有葱衡各本葱作雙

衡平也半壁曰璜各本載此注在下有雙璜下

衡在中牙在傍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衡牙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此徵注衡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黃氏說亦分衡牙爲二與此注同今案朱子蓋依鄭氏之說

玼琰以納其間新書玼作蠙

納於衡璜衡牙之間各本無衡牙二字戴氏文集曰通解之間上有衡牙二字聚珍本據增汪本同

玼亦作蠙此句疑係校書者語盧本用○以間之是也

古之爲路車也。新書車作輿。

二十八櫟以象列星。譚本新書作列宿。諸本皆作列星。

側聽則觀四時之運。盧校新書作四時之運云。別本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多四時與大戴同。又建譚本運下有賴字亦衍。

此巾車教之道也。王念孫曰。巾卽車字之誤而衍者。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上古之爲路車也云云。言古人作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前聽鸞和之聲。側睹四時之運。是卽古人車教之道也。與上言胎教之道文同一例。賈子

作此與教之道。續漢書輿服志注引白虎通義作此車教之道。皆其明證也。車上衍巾字。而盧因以周禮巾車釋之。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建譚本新書作周妃后。別本作后妃與本書同。任作妊。

立而不跂。王念孫曰。跂字於義無取。作跛者是也。曲禮立毋跛。鄭注曰。跛。偏任也。列女傳母儀傳。古者婦人妊子立不踣。踣與跛聲相近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所引已誤作跂。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此正作跛。今案汪本改跛與王校同。據正。

坐而不差。盧校新書云。差與蹉同。建本譌蹉。譚本作說或是蹉字。

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盧校新書無兩而字云。別本與大戴二句中間各有而字。又罵作詈。

古者婦人孕子之禮。戴氏文集云。孕當作任。校聚珍本。仍作孕。汪本從文集之說改任。

立不蹕。各本無立不二字。戴氏文集云。蹕上脫立不二字。聚珍本增汪本同。今案蹕宜作蹕。據段氏校列女傳改正。

誦詩。戴氏文集云。誦詩上脫夜則令警四字。聚珍本增令警二字。汪本從文集之說。今從聚珍本。

如此則形容端心平正。戴氏文集云。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聚珍本作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與文集說同。今案增生子二字。是平字疑是志字之譌。戴校刪之非是。汪本作生子形容端平字亦未校正。

任子之時。戴校本。任改孕。

而後有與慮也。盧戴校本刪也字。孔校與新書合。

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新書作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

猶此觀之。猶戴汪校本。本作由。

王左右不可不練也。盧校新書王作主。云別本作立。

而厚者增厚矣。各本厚者作廣者形誤字。戴校本改厚與上句一律。

尅石紀號。戴校本改刻。尅通作多。尅尅通字。

故白虎通。各本故作皓。戴氏文集曰。敬當作故。聚珍本改故。汪本同。

固於恆霍及繼體之君。戴校本同。改周周字是據改。

變墀爲禪。戴校本禪下有者字。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新書無者字。桀上有而字。

紂以殷亡。新書紂上有而字。

夫差以見禽於越。新書夫差上有而字。以下有之字。

文公以晉國霸。新書作文公以晉伯。

劫而幽之。劫戴校本作劫。盧校本作劫通字。

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盧校云。威王乃威公之誤。卽桓公也。而注乃以爲田和孫似非也。王引之據其說改。威王爲桓公二字云。桓公各本作威王。乃後人誤以說苑改之。盧注已誤。盧校新書

曰。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敘古人行文多不拘。今案威王乃威公之誤。宜從盧本校語。改王爲公。戴校從盧說。刪檀下臺字。與孔本同。王念孫曰。盧說非也。正文本作檀臺。注當作檀臺臺名也。傳寫脫一臺字耳。哀十四年左傳。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並作檀臺。若但言檀。何以知其爲臺名乎。賈子亦作檀臺。足徵舊本之不誤。今從王本增正。新書強作彊。弑作殺。

檀臺名也。臺下脫一臺字。據王本增。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汪本亦增秦字。新書有秦字。

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新書二世上有而字。刺作劫。

二世以天下兵寇之事而責之。汪本刪而字。是今從之。

趙懼誅。戴校本作高懼誅。趙下應脫高字。

武靈王五十而弑沙邱

盧校新書弑下有於字建潭本脫武字

今在趙郡鍾臺之南也

戴盧校本作在今無也字

再爲義王

王念孫曰盧以陽穀召陵釋再字之義曲說也再當爲得得古稱字王當爲主皆字之誤也稱爲義主者天下皆稱桓公爲義主也下文曰始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賈子胎教篇作稱爲義主是其明證又案玉篇得與稱

同漢綬民校尉熊君碑長子再孝仲秋下旬碑嘉得卓然稱字並作得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尙書湯誓篇敢行得亂稱字亦作得今尙書中稱字無作得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稱爲義主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今案王說是也諸校本皆沿盧注之誤蔡本王作主

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

盧校新書無狄牙二字云別本有而字在身死上

七日辛巳

盧本作五日誤戴校改七

而削地復得

盧校新書無得字云別本有

趙得蘭相如而秦不敢出

汪本據新書得改任

強秦不敢闕兵阱戴校本
阱作井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汪校亦云周瞻卽唐睢形近而譌
人字衍文盧校新書正作國獨立

安或爲隰各本隰作隱誤戴
本汪本似作隰

秦破韓威魏各本威作威誤戴校
本改滅威滅同字

而隰陵君各本隰
作隱誤

周瞻唐睢之力戴校本句末
有也字據增

而昭王反復建潭本新書作反復與此同盧
校新書作復反汪本據改非是

請救於秦各本脫於字
孔從戴本增

閔王之子法章也各本脫法字下同
戴本汪本皆增

爲莒太史家庸齒去莒中齊亡臣。各本無家庸二字。亡作三。盧本作爲。莒太史家庸夫。莒中齊亡臣。孔增家庸不刪齒去二字。蓋從戴校也。

於是莒人共立法章爲襄王也。各本此處作法章。盧校本仍刪法字。

王旣立在於莒也。各本脫王字。

襄王五年而田單以卽墨之師。舊本作襄王五年而卒。田單以卽墨之師。盧戴校本移卒字於田單下是也。今從盧戴。

攻破燕軍。各本無軍字。

由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盧校新書是作此。無而字。建潭本脫名安危三字。

而務得賢臣。新書臣作者。

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盧校新書作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

而殷民從。建潭本新書從訣徙。

求以洛西之地。各本地作田。

自下上四方。各本作上下。

欲左左欲右右。各本作欲左欲右。戴氏文集曰：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聚珍本從之。汪本亦重。

言通感處遠。戴校本作言感通之遠。今不從。

越王不頽舊冢而吳人服。建潭本新書頽舊塚作遺久處。或改爲夷久塚。盧校新書與本書合。說苑亦云：越王不墮舊塚而吳人服。

以其前爲愼於人也。戴汪校本前改所愼。改順。蔡本前正作所順。古文作愼形訛。今從戴校。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汪本異上增處字。王念孫曰：異而相應。本作處異而相應。與未見而相親對文。鄒陽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賈子及說苑尊賢篇並作處異而相應。今據王說增補。

相率而趨之也。新書無也字。

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建潭本新書無其字者字。盧校據別本與本書同。

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建潭本新書脫己而進之四字。盧校據別本與本書同。

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北走建本作趨。潭本作走。別本作北走與本書同。

同聲於鮑也。蔡本鮑下有叔字。與新書同。據增。

是不能正君者。蔡本者上有也。生不能正君。六字與新書合。今據增。

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蔡本禮誤死。建潭本新書我作禮。

而猶汝矣。此注在篇末。戴氏文集曰。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汪本亦據移。盧本仍在篇末。云四字不當施於此處。

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建潭本新書脫曰吾失三字。句末亦脫之字。盧校據別本增貴俱作進。今案盧注云進之爲卿。似正文作進不作貴。

召迷子瑕而退之。各本無之字。盧云此下當有一之字。案新書有之字。與方本同。

成禮復正室。此注各本在史館之力也下。

髮下新書有而字。盧校
新書狎作伴。伴陽通字。

蔡本嗣作世

十二年本作十一年。十三年本作十二年。此後人據僞古文泰誓而改之者。秦甲子之事。在夏正則爲文王十一年之十二月。故書序史記皆云十

一年而史記又云十二月也。在商正爲文王十二年歲首之月。故書序云一月戊午也。在周正爲文王十二年歲首之第二月。故紀年呂覽皆係之十二年。而國語史記又謂之二月也。盧注蓋據商正言之。故滅紂屬之十二年。劉歆三統厯據洪範十三祀一語。遂臆度而以爲十三年。不知陳範之事在克商後二年。史記之言可證。僞孔掣劉歆之邪說。而譴戴記者又襲僞孔之邪說。以變亂注文。是不可不辨。

以齊至戴汪校本作自齊魏至。戴云各本自譌作以脫魏字。今從方本。王念孫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今據改。

於是□□□□□□□□□□以齊至者。昭王欲修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

各本作於是修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有至者昭王欲脩先君之怨爲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齊至之。盧云：此注文有舛誤。戴氏文集曰：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三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考外傳作

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聚珍本則作于是。修先王之怨于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以魏齊至之。汪本從文集之說。作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今案此注宜從孔注及戴氏文集之說合訂。作於是。鄒

衍自齊往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欲脩先君之怨於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

齊王地也。各本脫地字。戴氏文集曰：依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聚珍本增汪本同。

去之鄒魯又不納焉。蔡本鄒作鄆誤。

燕支地計衆。戴汪校本支改度今從之。

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如戴汪校本改而士下汪據新書增故字。

支猶計也。支戴校改度今從之。

不足以報也。戴盧本也俱作之。

無宜治之民。戴校本宜改恆令據說苑正。

明鏡者。新書鏡作鑑。

夫知惡古之危亡。戴校本夫亦作今。

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盧校新書無以字。王謨本有。

見於本紀樂記云。太公者公共之也。各本脫見字。孔據戴校本增。公共戴校作公襄。此節注文。各本俱在章末。

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蔡本作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尙如此其厚也。況於當世存者乎。汪本校同。今據增。

凡二章。新別凡三千五百五十四字。孔校共三千一百四十字。今校定凡三千一百八十四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計其失。戴校本句末有也字與高安本同。

省其身。戴校本句末有也字與高安本同。

及時以行。馬總意林作及時而成。

難者弗辟。弗父瀾闕本作勿。

唯義所在。戴校本唯作惟。

日旦就業。羣書治要旦作且文選閒居賦注引此無日字。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卷四

亦可謂守業矣。戴校本業作義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

其能讓也。

周髀算經陳子曰。夫道術所以難通者。既學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習。既習矣。患其不能知。說苑說叢篇作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羣書治要無知作不知。貴其能讓也。作患其

不能以讓也。阮氏據魏本改。王念孫曰。篇內五患其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譌而爲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以字耳。說苑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即用曾子之文。今案下注云五者謂患其不博不習無知不能行能以讓則此文

貴譌患。能下脫以字無疑。今從王本。

貴不以己能而競於人。

王念孫曰。貴不本作患。其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今從王校。

五者謂患其不博不習無知不能行能以讓。

各本謂作爲。爲謂通字。孔從戴改也。能以上脫不字。今增。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

羣書治要孱作淺。注云大戴禮淺作孱。阮元云。說文孱。進也。進小乃博之反。徐幹中論貴驗篇。引微言而篤行之。以爲孔子之言。

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羣書治要兩必字皆作欲。阮本據改。今不從。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悒悒下闕本有也。字汪本從之今增。

言則爲人稱之。盧本稱作輔。戴校本作誦。

行則爲人安之。孔注云。安疑守字之誤。非也。安習也。呂覽樂成三世然後安之。注云。安習也。言行則爲人所安習也。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憚憚下闕本有也。字汪本從之今增。

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章學誠曰。上句微字疑作莫。顯乎微微字解。下二微字則伺察其微。故仍用微字。義自通。王念孫曰。微猶匿也。已有善則務自匿。人有善則揚之。阮元曰。上微幽也。下微匿也。三說皆非也。微猶小

也。言君子不絕小善。行自小而不小人也。三微字皆一義。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王引之曰。盧以勿勿爲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憊憊矣若之何。忽忽憊憊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而

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悒悒憚憚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是其明證矣。

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王念孫曰。恐其及己。謂恐不善之及己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其證。今據刪馬氏釋史也作焉與諸本異。

見惡思訴

羣書治要
惡作難

故愚惑者朝忿忘身

戴氏文集曰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
忿忘其身脫誤聚珍本依文集之說今據正

血氣勝則害身

害舊本作周古害字作周易誤周鹽鐵論
地廣篇賤不害智誤作周智與此正同

思唯可復

戴校本作無不可
復文集之說同

以言不虛

戴校本以
作已通字

類宜其年

年閤本作言阮云盧注引詩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則周時盧所見本是年字閤本誤也

未問則不言

荀子大略篇作未問則不立楊倞注曰未曾學問不敢立
爲議論郝懿行曰立當爲言形近之譌楊倞說立非也

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汪本此下增道遠日猗矣五
字蓋據荀子今據增說見後

是故君子夙絕之

自財色遠之至此荀子大略篇作流言滅之貨色遠
之禍之所由生也生且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

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羣書治要趣作趨。

疾其過而不補也。阮本補讀爲遂。遂古文鏞字。形相近之譌也。王引之曰。余曩以補爲古文遂字之誤。非是。補疑當爲掩。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蓋也。掩則冀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今案補字不誤。補卽彌縫之意。與掩蓋同義。不必改掩字。

補謂改也。戴校本改作文。疑文字模糊。後人據下文補則不改句。妄增已字。汪校云。補猶文也。與改義正相反。不得以改釋之。朱筠亦同其說。今從戴校。

補則不改矣。盧文弨謂此句當作補則不復矣。今玩文義與上句反正相背。不可從。

不說人之過。阮云。說述也。謂不揚人之過。盧注釋爲解說。孔注謂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過矣。元案此取義太深。非曾子本意也。汪曰。說字本明。注增一解字。轉混。

成人之美。羣書治要句上有而字。阮本從之。今據增。

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戴校本愼改愼。阮注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來者之事。不能豫立。由於不知戒愼往事。今案來者不豫。往者不愼。與下二句去之不謗就之不賂。皆兩義對舉。阮氏串說非也。孔謂愼爲順。亦非。方言。愼思也。

秦晉曰愼。凡思之貌。亦曰愼。孔注謂豫爲未來而推度之。今謂愼爲既往而思戀之。卽儒行所謂往者不悔。來者不豫之意也。字亦衍。今刪。

愼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愼。愼故二字衍。據汪本刪。戴校本改下愼字爲愼。今不從。

以義去之蔡本此注誤入正文

恭而不難。王引之曰：難讀爲懃。爾雅曰：懃，動也。又曰：懃，懼也。商頌長發篇：不懃不諫。毛傳曰：懃，恐也。恭敬太過而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難。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難亦讀爲懃。今案釋名：難，憚也。憚亦恐懼義。與懃蓋通字。

惠而不儉。王引之曰：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爲慧。儉讀爲險。廣雅曰：險，衺也。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險，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興儉行以微倖。漢慎令劉脩碑：動乎儉中。儉並與險同。今案恭難安舒遜詔寬

縱直徑皆相似而實相反之字。阮謂尙儉者罕能惠也。欲惠於人不能儉也。獨以此句作反對之語與上下文義不合。今從王讀。

亦可謂知矣。閣本知作無私。阮氏從之。今不從。

與其倨也寧句。汪校云：句或敬字之脫誤。非。注明言句以喻敬。則句非敬字明甚。句屈也。禮樂記句中鉤。疏云：謂大屈也。倨過肆。句過恭。義正相反。

終身爲罪。羣書治要罪下有矣字。阮本據增。今從之。

君子亂言而弗殖。汪本刪而字。王念孫曰：而字衍。或它處錯入。與孔注說同。亂言弗殖與下文神言弗致衆信弗主。靈言弗與。句法皆一例。今據刪弗。閣本作勿。

神言弗致也。阮校云：明人本言下有而字。因上文而字妄增。王引之云：也字亦衍。今據刪。

道遠日益云。

馬氏釋史刪云字。戴校從之。汪校云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荀子大略篇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當補入道遠日益云。今案亂言弗殖五句。一氣相承。不宜間以道

遠日益云五字。今依汪本移在兩

間。則不行其難者下。云改作矣。

道遠日益積習之也。

此注依正文移前。

衆信弗主。

信當爲言字之誤。觀注言僉議所同不爲主。可知衆言所同而已不爲主。猶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信字涉下文不信不和而譌。亂言弗殖。神言弗致。衆言弗主。誣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五言字皆一律。不應作信字。

靈言弗與。

孔注云。靈言靈異之言。阮注云。極知鬼神曰靈。靈言與神言一義。非是。汪本從釋史作僉。僉言與衆言一義。亦非是。戴本從方本改黔。黔古陰字。亦不似。今案靈當爲誣字之誤。集韻靈古作晉。晉又同誣。下文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注誣妄也。誣言弗

與。君子不爲

妄說所欺。

不合忠信之道。

元本合誤作台。

君子不唱流言。

戴氏文集云。唱當作倡。汪本據改。禮緇衣。大人不倡游言。正作倡字。阮注云。游流古字通借。今依文集訂正。

無所親行。

汪校云。行當作信音之誤。據改。

好多而無定者。

某氏曰：好多當作多言。校者因奪言字而誤補好字。下文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正承上三項而言。今案多知博學皆是好多之弊，再言好多則義與上無別矣。某說是也。據改自多知而無親以下三句，荀子大略篇

同。

多言者謂時事煩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

戴氏文集曰：殺當爲繁，字形之譌。聚珍本作多言者謂時事須繁也。言雖多而皆慎。今案煩殺二字疑須繁二字亦誤。煩殺或是煩言之譌。

好直而徑。

阮本亦作徑。諸本皆作徑。

儉而好儉者。

高安本作儉。阮云：儉字書無此字。蓋盧注儉望也之訓。後因爛脫而顛倒之。閣本作塞者，亦儉之半字。且據此可知宋以前本作儉也。史記高祖本紀贊：救儉莫若以思。儉字之義可見。王念孫曰：儉而好儉，本作爲儉而儉，與好直而徑

對文，謂爲儉而不達於禮也。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儉上無好字明矣。今案注中爲字乃好字之譌，不可據之以改正文也。汪本引王念孫說則作好儉而儉，蓋其初校作好，而後改爲字耳。今據阮本，王

本參訂作好。

儉而儉者。

儉塞也。

高安本作儉塞也。阮校則謂儉望也。據下言爲儉，又太逼塞於下也，則塞字承上塞字無疑。宜據高安本作儉塞也。

爲儉又太逼塞於下也。

爲當爲好。

彊而無憚。馬本戴本彊作強。

亟達而無守。阮注云慕通達者不能守禮其敝也廢事而奢鄙孔云亟急也急於求通達元案此義過在求而不在達今本文中無求字故不從其說不能守禮之敝若晉人清言誤國是也今案阮說與盧注合較孔義勝。

好名而無體。胡珩曰體猶實也阮注曰好虛名而無實踐之行較盧注勝。

忿怒而爲惡。戴氏文集曰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舛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聚珍本改爲作無王念孫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

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汪本亦同此說今據訂正。

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口聖上而字衍當作足恭口聖而無常位者各校本皆有今刪。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孔注云篤難甚難也蓋以而篤連下讀阮校從閣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難爲仁矣注云能耐也賢者堅於事故能也小行卽子夏所言致遠恐泥之小道篤膠也固也今案二說

皆非也本作巧言令色小行能篤於仁難矣乎巧言令色句小行能篤於仁句難矣乎句能而也古字通用篤說文馬行頓遲也古段借篤爲竺字竺厚也釋名厚後也有終後也青徐人言厚如後馬行頓遲卽後字之義篤又病也楚辭大招察篤天隱注云篤病也小行卽好行小慧之人小行則後於仁病於仁此蓋襲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好行小慧難矣哉二句之文校書者以而字注於能字之旁後人遂以而字入於正文而倒能字於小行之上又誤倒難字於於仁上倒乎字於鄉飲者下而此文遂錯亂而不可讀

矣。

巷遊而鄉居者乎。

高安本作鄉飲。劉台拱云：朱本作飲義長。案劉說是。注引大傳遊飲句，正釋此文遊飲二句。此句乃包上二句之辭，非複也。周禮司饔云：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也。即巷遊鄉飲之義。鄉居二字不見惡義。又案乎字衍，宜在上句難矣。下誤倒於此。據上文多言而無定者，好儉而儻者，好勇而忍人者，足恭口聖而無常位者，數句皆以者字住句，與此一律，不宜有乎字。

唯六十已上遊飲也。

戴校本唯作惟。高安本誤作在。

安易而樂暴。

蔡本安作宴。誤。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

無藝，闕本作無執，執即執之譌也。說文本作執，有艸云者，後人所加。即子略意林並作則。阮本、汪本據改，則今案即亦則也。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戴校本亦據宋本曾子書所引，增則無聞三字。阮本云：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及闕本皆有之。聞去聲。朱子論語集注作則不聞矣，是讀聞爲平聲矣。今案蔡本正作則不聞矣，與集注合，不聞與

不以善聞正相承。讀平聲者是。今據改，無爲不馬本則作即。

言其過不大也。

戴校本作言其過不足論也。汪本作言其過不足責也。今尋盧注蓋釋微過二字於經義未完，非闕字誤。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荀子大略篇作少不諷壯不論議。

過而不能改倦也。戴校本倦作僇同字。

說而不能窮也。不能下應有脫字。

謂道聽來言文飾其辭也。各本來作求孔蓋從戴校今案道聽來言宜是道德之言形近致譌道言而飾其辭則後世所謂口頭理學者矣阮注謂稱道人言加以虛飾則道言二字不辭。

無益而厚受祿。阮校云元本程本殿本皆作厚受祿晏子雜篇下亦有厚受祿語盧校作食厚祿非也荀子大略篇襲此云無益而厚受之竊也。

殆危也。各本也作之孔從戴改。

危害於身。舊本害作周諸校本俱改害盧云此段注並誤解戴云上注云言危於以身近之危與殆皆可作幾然之辭此注則大失正文之意殆於身之謂幾於身爲之也孔注蓋從戴說今案害字原是周字周徧也備也危與殆皆幾然之辭危周

於身謂不善幾徧於身幾備於身較近義更進。正明身之義諸校本改周爲害非盧注之舊。

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盧注云近當字誤爲遠則正文本是遠字後人因注說而改爲近非盧本之舊矣汪本改遠是今從之。

殆於身之矣。

戴校云。身之誤。當爲反之。汪本據改。失其旨。阮云。兩節以身近之。皆屬之不善者爲言。非屬之言善言不善之人也。戴校改近之爲遠之。身之爲反之。皆非是。次節近身二字亦同。是一意而略分淺深。若改近爲遠。則身字終難再改。

遠當字誤爲近。

本作近。當字誤爲遠。孔從戴校而以爲譌。非也。盧云。玩此注則正文近字本作遠。而注以爲誤也。或改作近。當爲遠字誤。非是。阮氏亦誤會盧注之意。今從盧本。又案此注各本皆在殆於以身近之也下。

故目者心之浮也。

浮。韓詩外傳作符。符浮古通。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符。釋名釋言語云浮。孚也。孚亦通符。

心行見於言目也。

舊本行見二字誤倒。

故曰聽其言也。

汪本校去故曰二字。今從之。

可以知其術也。

汪本謂術也。當作術矣也。古通用。

術心術也。

戴校本作術。謂心術。

觀其所愛親。

愛字疑衍。當是校書者注於親字之旁。而後人誤入正文也。

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

臨字疑衍。亦是校書者注於懼字之旁。後人因誤入於正文也。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王念孫曰。誣當爲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輕而黷。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

至。形與巫相似。故從巫從巫之字。往往譌溷。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也。阮注從其說。今案注云。誣妄也。則虛所見本作誣。不作輕。

省其喪。觀其貞良也。

戴校本喪下有哀字。

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阮校據閣本刪人字。今從之。

身勿爲能也。

羣書治要能上有可字。與下文一律。阮本從之。今據增。

色也勿爲可能也。

蔡本馬本。色下無也字。丁杰曰。也色二字易譌。校者正也。爲色而又衍也字。今從蔡本。羣書治要無此七字。蓋魏氏刪節本文。

心思勿爲不可能也。

羣書治要無思字。思字蓋衍文。今據刪。

其下亦能自彊。

羣書治要作其下亦能自強也。阮本據增。今不從。

次者利而爲之。

高安本之作也。

自執而誣於善

各本誣作輕。戴氏文集曰：輕當作誣。字形之訛。孔蓋從戴校也。古輕誣二字易相溷。

其次而能夙絕之也。

羣書治要而上有生字。之下無也字。王念孫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王解生字。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

纖纖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汪校亦云上注以無爲過之意。解不生惡。此云有意而隨絕之。脫處當是生字。今從王本增生字。阮本無也字。亦據刪。

其下復而能改也。

羣書治要無也字。阮本從之。今據刪。

大者傾覆社稷。

羣書治要無覆字。阮本從之。今案上云覆家。此又言傾覆社稷。則覆字涉上文而衍無疑。今從阮本。

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

羣書治要作出言愕愕。行身戰戰。無以字。今據刪。

亦殆免於罪矣。

各本免俱作勉。汪本改免字。阮曰：勉讀爲免。與上文亦可以勉矣同義。不必改。今從宋本。

而勿慮存焉。

王念孫曰：勿慮猶言無慮。語之轉耳。高注淮南傲真篇云：無慮大數名也。言治國之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矣。盧注謬。

使弟猶使承嗣也。

承。開本作臣音誤。阮云：說文：承从丞省。大戴朝事大夫爲承。小戴作承。文王世子有疑丞。大戴保傅篇作承。是二字又相通借。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作嗣嗣司通也。鐘鼎文亦多通借。墨子尚賢篇云：輔相承嗣中。

篇云承嗣輔佐皆司之借也。今案盧注謂承嗣爲冢子與上文義不合。阮氏從孔而不從盧。是也。

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阮校云孔謂予與字互誤。元謂二字古人每通。非誤也。

亦猶慶賞於國也。汪校云慶賞上當有用字。國下有家字。從荀子大略篇補入與下句文法一例。今據增。

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二句與上文不隔。與下文亦隔氣。本在下文是故下誤脫於此。而下又衍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句。羣書治要無此二句。有下文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句可證。

此文之爲脫簡矣。今移居上位而不淫於下文。臨事而栗者句上刪此處臨事而栗者九字。

淫大。高安本大作。汰汰義長。

戰戰唯恐不能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阮本據增。今不從。戴盧校本唯作惟下同。

戰戰唯恐失損之。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阮本據增。今不從。

大夫士旦思其官。羣書治要無士字。今不從。

戰戰唯恐不能勝

羣書治要句末有也。阮本據增。今不從。

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上文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蓋此處脫文。今移彼文。於是故下而刪一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重句。栗。羣書治要作慄。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

荀子大略篇作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汪本據荀子愛下使下增之字。今不

從。

不以貌勞徠之

各本徠作徠。同字。

凡一千七百六十字

孔校凡一千七百八十七字。今校定凡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曾子本孝第五十

惡言死焉

盧注曰。死且不行。且字疑誤。汪校曰。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玩其語言。正是一例。注云。死且不行。似謂孝子不出惡言矣。或改且爲謂。於義始通。阮曰。死之言漸滅也。荀子大略篇。襲曾子此言曰。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楊倞注云。鄭康成曰。死之言

漸。漸謂消盡也。死之訓漸。漢人通語。白虎通釋。名皆然。不獨鄭注也。盧注解爲死且不行。非是。

煩言不及於己。阮注曰。煩讀爲忿。煩言忿爭之言。小戴記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今案煩忿音近字反亦當爲及。字形之譌。

處安易之道。舊本之譌作也。

不興險行以徼幸。馬本。阮本。險作儉。阮曰。臧鏞堂云。儉讀爲險。明程榮本作不興儉行以徼幸。儉與險通。左傳。廿九年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案校者或據中庸改儉爲險。且刪行字。不可從。困學紀聞卷五。引作不興險行以儆倖。今從阮校。

孝子游之。王念孫曰。游疑當作由。阮注曰。由之。謂素位而行。曾子曰。思不出其位。游由通借。

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或讀爲惑通字。注同。阮注曰。奉君師親使出門。不以疑惑貽父母之憂。

謂卿大夫。盧本謂作諫。阮曰。謂字今誤作諫。盧召弓學士改。戴本同。今案卿大夫三字當是正文誤入注者。說見下。

以力惡食。以力惡食本作以力善食。以力善食。謂以其力善其食。注所謂分地任力致甘美也。今善食二字倒亂。校者遂於食上增惡字。以善字屬下讀而善上又從注中衍出一任字。某氏改以力惡食爲以任善食。細玩文義。以力與上以正以德皆二字一讀。改作以任則不符矣。力字不誤。誤在惡字耳。馬作以力任食。汪本作以力務食。任善二字皆屬上讀。今亦不從。

任善不敢臣三德

此句與上下文不貫應有誤。尋文義任字涉上注而衍。善字在上句食字上。或校書者以惡字注於善字之旁。後人因以惡字入正文而移善字於下。此文遂顛倒錯亂而不可讀矣。不敢臣三德當在君子之孝也下。古多以君

子指君言。以正致諫上。當有卿大夫之孝也六字。誤入注中。而又衍一諫字。刪之孝也三字。蓋自君子之孝也以下。皆由上遞及不應至末始言天子之孝。以文義觀之。當是如此。存是說以諗知者。

謂王者之孝

舊本王作三。盧本沿其誤。

故孝子於親也

各本子作之。盧云孝下疑脫子字。戴校從高安本改之爲子。孔本從之。閻本作故孝子之於親也。與盧校說同。阮本據增今從阮校。

祭祀則莅之以敬

祭下閻本無祀字。莅作。列阮從閻本刪祀字。

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於爲古通。莊二十二年左傳曰。竝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爲。西周策曰。君不如令。幣邑陰會爲秦。史記孟嘗君傳爲作於。晉語曰。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於前世是於卽爲也。

凡二百三十四字

補 今校定凡二百三十三字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其忠之用禮之貴

羣書治要用下貴下有也字。阮本據增今從之。

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順讀若訓。廣雅訓順也。同音相假。義亦近也。

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羣書治要無也字。阮本從之。今據刪。

況以所不能。汪校曰。況以所不能句疑有脫文。

莊敬而安之。莊閣本作恭。羣書治要無此字。阮曰。此當是漢人避諱。或改之。或刪之。

聽從而不怠。羣書治要無而字。阮本從之。今據刪。與上句一例。

可謂孝矣。文選嵇叔夜幽憤詩注。引此作可爲孝矣。

盡力無禮。羣書治要盡力下有而字。汪本。王本。阮本。據增。與下句一例。今從之。

致敬而不忠。王引之曰。致敬而不忠。當作致忠而不敬。此承上徵諫不倦而言。不敬則雖忠而言不見聽。故曰不入。內則曰。諫若不入。是也。致忠與盡力事相類。不敬與無禮事相類。下文禮以將其力。承盡力而無禮言之。敬以入其忠。承致忠而不敬。

言之。今案王說是也。盡力而無禮。實而不文者也。故曰小。人致敬而不忠。華而不實者也。故曰不入。兩義正相足。

則不入也。

胡紘曰：不入字當是小人之譌。此二段與上君子之孝反對。今案胡說非也。下文敬以入其忠，正承此入字而言。

敬以入其忠。

朱彬曰：入當作全非是。

子曰。

汪校云：此子曰字似它處錯入。阮注曰：此曾子述孔子之言以證入忠之義。

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

入盧本。汪本仍作人而疑爲入字。阮本亦作人而改讀爲入。王引之曰：戴校本改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孔依戴改人爲入而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

不可入也。吾辭其罪。引之謹案戴改是也。不可入謂諫而不從也。吾任其過者。所謂過則稱己也。可入謂諫而從也。吾辭其罪者。辭辱親之罪也。下文引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承上不可入也。吾任其過言之。故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又引夙興夜寐無忤爾所生。此承上可入也。吾辭其罪言之。故盧注云：申可以入之義。孔說似迂。今案聚珍本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與王所見不同。阮注從臧氏之說。而又自釋辭爲自以爲辭。義皆迂曲。不如王說之當。今從王校。

夙興夜寐。

羣書治要句上增詩言二字。

申可以入之義也。

盧校云：正文可人不可人兩人字疑皆是入字之譌。此注可以人亦當作入。觀上文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云云。明是入字無疑。孔蓋從盧戴改也。

故曰孝子善事君。

羣書治要故下無曰字。阮本從之。今據刪。

弟弟善事長。羣書治要作悌弟。

君子一孝一弟。羣書治要一作壹。阮本從之。注云專也。壹一同字。

凡三章。新別凡三百二十四字。孔校凡三百二十六字。今校定字數與孔同。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其次不辱。小戴記祭義篇不作弗。

夫子可謂孝乎。小戴記作夫子可以爲孝乎。

諭父母於道。盧本阮本於作以。阮曰。宋汪諱本曾子從小戴錄出。故亦作於。

凡言與事親未意則先善舉之。親若有志則敬而奉之。

盧本阮本作凡言於事。王念孫疑當作凡言事。孔改於爲與。從戴校也。敬而奉之。盧本阮本作承而奉之。承字先字皆承。

正文言。承字是。

參直養者也

阮曰直特古音義相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

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

小戴記作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呂氏春秋孝行覽引同小戴。

故居處不莊非孝也。

小戴曰無故字。呂氏春秋引同小戴。

戰陣無勇。

盧本戴本阮本陣改陳阮曰陣字乃六朝以後俗字故依小戴改之。今案呂氏春秋亦作陳據正。

五者不遂。

呂覽作五行不遂。

災及乎身。

戴校云平各本作其今從劉本。諸校皆作乎。小戴記作裁及於親釋文云本又作裁及於身。呂氏春秋作災及乎親。

故烹熟鮮香。

阮曰鮮讀爲羶肉氣也香穀氣也。小戴作亨孰羶薌無故字。大戴舊校本云鮮一作羶。今案烹熟薌應作亨孰香鮮乃羶之音近假借字。說文羶義屬肉香義屬穀固宜分別。郊特牲鄭注讀羶薌爲馨香義各有取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

小戴記者上有也字。

國人皆稱願焉。

稱宜讀如爾雅釋詁稱好也之稱。郭璞注云物稱人意謂之好。稱願者稱人之願也。下句曰幸哉有子如此。稱願之詞也。阮注釋爲稱揚之稱失之。

其行之曰養。小戴記無之字。呂覽之作孝。

不遺父母惡名。呂覽不作無。

可謂能終也。汪校云終也當依祭義作終矣也矣通字不宜改。

夫仁者仁此者也。小戴記呂覽無夫字。

忠者中此者也。中戴校從方本改忠。非是小戴記無此句。

彊者彊此者也。小戴記彊作強。自仁者以下與此文次序亦不合。其文作仁者仁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呂覽引同小戴。

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呂覽作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小戴記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阮曰淮南子原道訓云夫道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其語亦從。

此出大戴是也。

放猶至。戴校本、阮本、至下有也字今據增。

此之謂也。小戴記此下有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三十二字今此文在章末。

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小戴記作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下三項亦依此互易。

慈愛忘勞。阮注曰小戴記慈上有思字是也。鄭司農云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已之勞苦。今案慈愛忘勞本作思愛忘勞。慈字涉注文而衍。思愛忘勞與博施備物尊仁安義句法皆一例。今正。

喜而不忘。阮曰喜而不忘小戴作喜而弗忘。唐石經禮記作嘉而不忘。石經誤不可從。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蓋本曾子又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尸子引曾子之言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禮而無咎。與此亦有異同。而義皆相成。

加之如此謂禮終矣。王念孫曰此本作如此之謂禮終矣。今本加字即如字之誤而衍者之字又倒在此上。則文不成義。祭義作此之謂禮終是其證。汪校本引朱彬曰加之二字衍。如此下脫一可字。今案王本是也。阮注加之如此謂

加既終之禮於三孝也。義迂曲不可從。據王本刪正。

下堂而傷其足傷瘳。呂覽無其字。傷瘳作瘳而

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小戴記無問字。呂覽作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

善如爾之問也。呂覽作善乎而問之。

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小戴記之作諸。呂覽作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又曰字以下十三字無之。

可謂孝矣。呂覽無此句。

不虧其體。可謂全矣。呂覽作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

跬當聲誤爲頃。阮曰。頃與跬古音相近而借。故荀子勸學篇作頃。漢書息夫躬傳作窺。皆假借字也。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小戴記無夫字矣。字下有也。字。呂覽作予忘孝道是以憂。

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小戴記一作壹。下同。足下言下有而字。下亦同。

故道而不徑。小戴記故上有是字。以下句法例之。是字脫。據小戴增。阮注曰。徑步邪赴險也。司馬相如賦曰。徑峻赴險。徑與游對。言人徑之。非路徑實字也。小戴鄭司農注此亦曰。徑步邪疾趨也。盧注引行不由徑。非是。今案論語行不由徑。徑字亦指

步邪赴險而言後人
指爲徑路者誤也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小戴記無也字。

凡三章。新別凡六百五十五字。孔校凡六百八十三字今校定字數與孔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二

有愛而敬。汪校云此句有脫文。

作亂之所由興也。王念孫曰作字衍此謂父子爭辨則亂由此興非謂作亂也且既言興則不得更言作下文云由已爲賢人則亂則亂上本無作字明矣今案作字當是一本本作一本作興校書者注作於興字之旁或以作字解興字後

人因誤入正文而以意倒之於亂字之上耳今從王本

孝子無私樂。朱彬曰樂上脫憂字阮本作孝子無私憂無私樂丁杰云方正學遜志齊集讀曾子篇引此有無私憂三字今從阮本

孝子唯巧變。戴校本唯作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阮曰曲禮之言多從諸子記錄出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八字正錄曾子而刪其下文又失刪若夫二字耳鄭司農注小戴以夫爲丈夫誤矣

此成人之善者也。盧校云一本無者字

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王念孫曰尊事之以爲己望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爲衍字兄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

禮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是也既爲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既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今案王說是也但也字宜在言字下誤倒於上而增兄事之三字耳阮注謂兄讀若況況若尊大之然而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兄又讀爲兄弟之兄

同一兄事之而彼此異解古人文法必不若是之迂隱今依王校刪兄事之三字移也字於其言之下

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王念孫曰事之與養之對文事上不當有兄字蓋亦涉下文而衍今據刪

則養之。阮注曰養容也今案廣雅容養飾也飾卽盧注隱之之義隱養聲近字

養猶隱之。汪本改之爲也今疑奪下脫之字

然后舍之矣。馬本戴本阮本后作後阮注曰舍釋也洪震煊云釋之以須其後盧注怒罰之非是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胡紘曰：不與二字衍。此二語猶云小大由之也。劉逢祿云：胡說似是而非。孔補注至確，闕本不上衍以字。

言大者得自由也。自由也。乃釋正文自字。言大者得句當有脫誤。

辱事不齒。朱筠曰：辱事不齒，齒字涉上飲食以齒誤也。當作不恥爲是。汪中曰：辱事不齒，言少者當親辱事耳。國語王孫雄曰：危事不齒是也。阮注曰：卑賤之事不推長者。此段補論事兄之道，非論使弟之道。孔注非也。

以木曰豆，以瓦曰登。盧校曰：舊本作以木曰登。係脫誤。孔蓋從盧戴。

夫弟者。阮曰：夫弟者三字，重申禮小與下未成於弟相應。孔謂當在飲食以齒之上，似非。今案此三字當在未成於弟也。上在此隔氣在飲食以齒之上，與上文亦隔氣，或曰衍文。

凡三百六十一字。補 今校定凡三百五十九字

